

散文

得獎作品

- 縮寫幸福
- 舌尖上的滋味
- 四湖參天宮
- 我的狗朋友
- 當梵谷遇到雲林廟宇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 蔗園叢林世界

雲林

散文

新詩

第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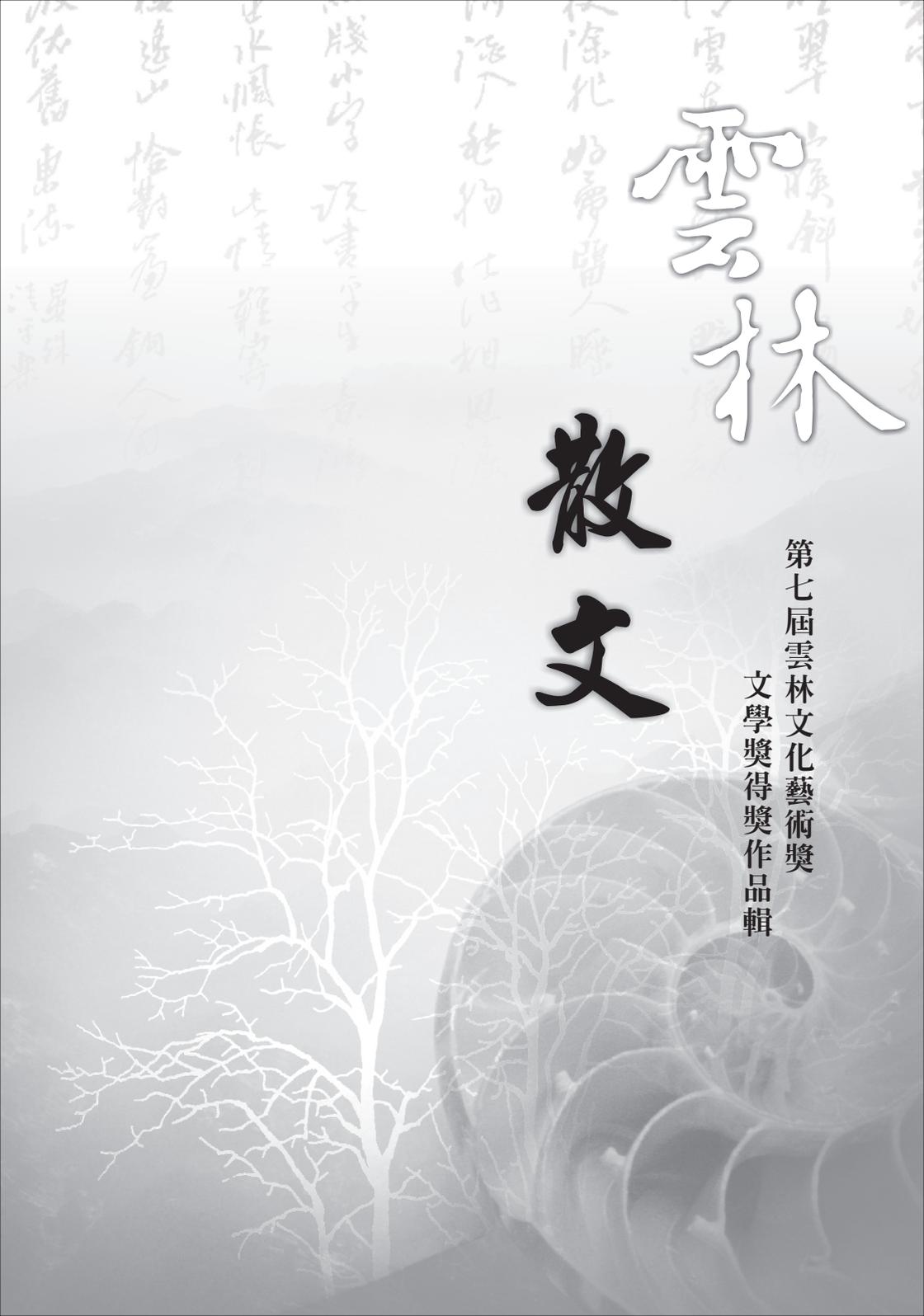


雲林

散文

第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縣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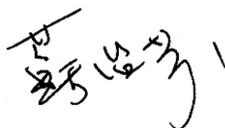
在這金風送爽的深秋時節，咖啡熟了，柳丁也漸漸要轉黃了。這是個喜悅的季節，更令人興奮的，這也是文學獎豐收的季節。咖啡節籌備期間，往返縣府與咖啡之鄉古坑之間，每每流連於華山文學步道，欣賞雕刻在石頭上的篇篇佳作，駐足良久，不忍離去。縣籍作家在國內文壇佔有一席之地，後起秀更是人才輩出，這是可喜的現象。

農業首都是咱縣的政策主軸，當然文學的推廣也是主要內涵。本縣文學獎的設立，係以發掘文學創作人才，推展雲林特色為主要訴求，期盼作者以豐富的雲林情感，能在字裡行間讓讀者瞭解雲林的民俗風情與人文特色，更期盼藉文學獎拋磚引玉，挖掘更多優秀的文學人才。

今年在作品件數方面，計徵選新詩16件、散文9件。獲獎方面計選出新詩及散文組各首獎1名、優選2名、佳作2名，其中不乏遺珠之憾。日本最具創意的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曾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爬格子的辛苦在得獎的那一刻，也就有了最好的回報。台灣文壇一年內有近數十個文學獎項的舉辦，如不精進是很快淹沒在文學洪流之中的，向陽也說：「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獎是波是浪，卻不是海的本身。」我們希望得獎只是開始不是結束，更希望作家們再接再厲，創造更

好的作品以饗讀者。文學獎對文學的鼓勵有指標作用，希望有朝一日雲林文學獎能成為國內文學的代名詞。在作品付梓之際，聊綴數語以為序。

雲林縣 縣長



目 錄

散文類

- 1 》 散文類評審感言
- 3-13 》 縮寫幸福
- 15-21 》 舌尖上的滋味
- 23-35 》 四湖參天宮
- 37-47 》 我的狗朋友
- 49-59 》 蔗園叢林世界
- 61-71 》 當梵谷遇到雲林的廟宇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新詩類

- 74 》 新詩類評審感言
- 77-83 》 致六輕－我看見灰白煙囪與燃燒的海
- 85-91 》 觀蝶四帖
- 93-99 》 歉意
- 101-105 》 行走的速度
- 107-111 》 何日君再來－紀念雲林孩子鄧麗君
- 113-127 》 沿著街道走，我的童年
- 119-124 》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
- 125-136 》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
- 137-138 》 評審委員簡介

散文評審感言

李展平

本屆散文徵稿收件並不理想，僅只九篇，讓大家徒乎奈何；本屆評審召集人成大陳益源教授，甚至主動徵詢與會評委如詩人吳晟、作家陳憲仁、聯合報副刊編輯楊錦、報導文學家李展平想想辦法，強化雲林文學參選質量。多數人傾向不受籍址限制，只要書寫雲林體裁即可；最後吳晟覺得：他參與許多縣市文學獎評審，發現不少職業參選者，全省跑透透，搜括各獎項，作品同質性高。陳益源教授認為負面效應也須注意；李展平表示：雲林要推展觀光、風土旅遊、傳統偶戲、柳丁節，充滿旅遊與文學書寫之可能，如放棄籍址限制，應可收到多元書寫雲林之可能，免得「近親繁殖、單性細胞」之物種窄化。最後決議：仍以原規定為原則，扶植落籍或其他在雲林讀書、就業之有志文藝創作民眾，有揮洒空間。

本屆散文稿件雖少，唯評審咸認仍有不少佳作。召集人表示：為持平論作品希望每位評審自各個面向、語言文字、技巧、結構、布局等，去觀察作頻創發性，原始感動力，並提出優選作品理由。第一輪投票先選出6篇佳作，每位評審對6篇作品逐一評論賞析，入選者：〈我的狗朋友〉、〈舌尖上的滋味〉、〈當梵股遇見雲林廟宇會擦出麼樣的火花〉、〈蔗園叢林世界〉、〈四湖參天宮〉、〈縮寫幸福〉。整體而言，評審為鼓勵雲林子弟書寫能量，傾向鼓勵多於苛責。

縮寫幸福》

散文類首獎

梁淑媛



梁淑媛

個人簡介》

1955年生，銘傳商專商業設計科畢業。

現況：假日作畫、業餘書寫、任職白金廣告設計。

曾獲》

98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西畫組佳作〈夢幻曲〉

99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短篇小說首獎〈無顏山丘〉

評審評語》

父親爲了愛母親、愛兄弟、愛妻女，不惜犧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且在默默照

顧中，無怨無尤。偉大情操漫漫全篇，令人動容。內容、情感、文筆均佳。

得獎感言》

年紀越大，越容易回頭思索何謂幸福。有人說：

「越簡單，越幸福。」可是如果連“簡單“也很難呢？

身邊很多親或疏的長輩們都處於失智的狀態，看著照顧與被照顧的他們，百感交加。謹此獻上最深的祝福和敬意…

縮寫幸福

梁淑媛

「除夕我們可以一起吃晚餐嗎？」

下星期就是過年，爸爸問我要不要回小鎮陪他和奶奶一起吃年夜飯，我沒答應也不知道怎麼拒絕。

明明是一個可以完整的家，卻因為我沒有辦法理解的理由，我和妹妹跟著失婚的媽媽住在台北，而爸爸卻哀怨地住在南部小鎮，守在他母親的身邊。

試著反問爸爸要不要來台北和我們一起守年夜，電話那頭的爸爸沈默片刻後說：「奶奶前幾天又差一點把房子燒了，我不能放她一個人在家。」然後，爸沈默不語。

「爸…你還好嗎？」

「沒事。替我跟媽媽問候一聲。掰掰。」

放下電話，回頭看見媽媽站在門邊若有所思卻不發一言。

「媽，我沒答應爸回去。」

繼續沈默了片刻後，媽媽開口：「不要緊，我看妳還是回去陪他吧。」

四年前的那一天，爸爸媽媽正式簽字離婚。

雖然我知道他們彼此仍然深愛著對方和我們兩個姊妹，但是他們還是簽字了。我不知道這樣算什麼，難道就因為他們中間“站”了一個奶奶？一個已經好幾年會在客廳晃來晃去的奶奶？一個時空常常錯亂、忘了自己是誰，卻依然絕對強悍的奶奶？

「為什麼非要你們犧牲婚姻？其他三個叔叔他們呢？他們也可以分攤照顧奶奶的責任啊！」記得那時候我曾歇斯底里地哭鬧。

四年來我幾乎沒回小鎮。因為忙著考大學，更因為我不喜歡沒有媽媽在的老家。我和妹妹好像都有意無意地找藉口，拒絕回小鎮，自己也不太確定爸爸是不是知道：我們用這種方式在懲罰他剝奪我們“完整擁有”他的權利。

確定要回老家陪爸爸、奶奶過年，這兩天媽媽下班就在廚房忙，本來以為是準備我們三個母女過年期間要吃的，出門時才知道媽媽一包一包冷凍好的熟食，是要我帶回南部。不忍心消遣媽媽，只跟媽媽報備我年初二回來，跟妹妹一起陪她回外婆家。

高速公路上兩個多鐘頭的車程，睡睡醒醒。偷偷環視車裡的乘客，他們臉上泰半一副遊子歸鄉的神情，反觀自己，反而不太確定自己是遊子還是旅人。

到站。因為放年假，返鄉人潮很多，車站附近接送的車很擠。不見爸的人影。爸不會忘了吧？四周找了一下，不遠處，看爸爸車沒停好就一直跟我揮手。走近，看見奶奶在後座，瞪大眼看我。

「奶奶。」奶奶沒理我。是不是奶奶不喜歡我回來？

「沒事，奶奶今天又有點狀況。她沒認出妳。」

爸的車上播著一首最近我才在網路上聽到的“家路”，幽幽的旋律，透著一股鄉愁。也許那剛好是我此刻的心境，也可能是爸爸內心深處的某種思念，我跟爸說：這音樂好美…。

回家，這次可以算是回家嗎？

推開老家木門。兒時記憶裡媽媽會在小庭院隨著季節種不同的草花，今天進門，一朵花也沒看見，只有一些沒規矩的雜草叢生。看眼前的景象，再想想爸爸白天教書晚上兼課；要照顧老是出狀況的奶奶、還要整理家務，也就不敢對這一片荒蕪多加一句微辭。

客廳換了佈置，簡單到不行的陳設。一張茶几、一部電視、兩張沙發，和一座沒放什麼東西的冰箱。如果冰箱不放東西，還需要擺冰箱嗎？

「我不敢放太多吃的在冰箱，白天我去上班，甚至連半夜，奶奶也常常會忘了自己有沒有吃過東西，然後吃了又吃，曾經吃到腸胃不舒服送醫院哩。」

爸看我開了冰箱後愣在那裡，急著解釋。

「沒關係，我只是想把媽媽讓我帶回來的東西先冰起來。」

爸幫我整理了一間房，是我們小時候的房間。記得以前媽媽總是會陪我們姊妹寫功課、說故事、擠在二樓一起睡覺的那間小房。以前爸爸從學校夜間部下班回來，習慣在門邊探一下頭。我還記得爸爸曾經說我們三個女人都是他這輩子和上輩子的愛人，我跟妹妹還膩在爸爸身上說爸爸好噁心。

「晚上叔叔他們會回來嗎？」

「我打電話問過，三叔現在在當大樓守衛，除夕夜剛好要值班不能來，小叔說要再看看。」

有些黯然的爸爸似乎不願多說，我也就趕快轉話題。

想起兩年前過世的二叔，順口問：「爸，奶奶知道二叔過世的事嗎？」

印象中未婚的二叔跟奶奶最好，母子會一起抽煙、喝酒、聊東聊西，然後笑得好誇張。奶奶老愛跟二叔說如果她爸爸知道她在台灣吃苦，會多心疼，可是我問過爸爸，爸爸當時說：「我的外公臨死都還不原諒她。因為他最疼的女兒居然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跟著男人跑了，所以在遺囑交代他的財產一毛也不留給這個女兒。」爸爸還說奶奶雖然曾經試著隔海去爭取，終歸失敗。因此奶奶對她的兄弟很不諒解，因為她始終認為就算她曾經傷了她爸爸的心，畢竟她是父親最愛的唯一女兒，她爸爸絕對不會這樣對待她，一定是她的兄弟強奪該屬於她的部份。

黃昏。

記得以前這時候大家都很忙，媽媽、嬸嬸在廚房料理年夜團圓大餐；爸爸則會清理大門，然後貼春聯；我和妹妹、堂弟妹們也忙著跑進跑出玩小孩子的追逐遊戲。如今，冷清的門庭，不再貼春聯，而我在廚房裡，有些錯愕。

應該是放瓦斯桶的地方，加了木門，還上鎖；櫥櫃裡的碗盤、筷子盡是冰冷奇醜無比的不鏽鋼餐具。遍尋不著以前的那些磁盤，如果晚上熱了媽媽精心準備好讓我帶回來的年菜，卻要放在那樣的餐盤，我覺得對不起媽媽的用心，也會為這特別的日子卻不得不在這種克難的氛圍用餐，深感委屈。

但是最後我們三個人還是這樣簡陋地吃著年夜飯，叔叔他們都沒回來。小叔他們“再看看”後沒回來，甚至連一通電話也沒有。我知道爸爸一直忍著不願意再催促，卻因為我很久沒跟堂弟妹碰面，所以他又打了一次電話。小叔家沒人接電話，小叔的手機進入語音信箱。

奶奶吃得蠻高興，直說好幾道菜都是她喜歡吃的。看奶奶滿足的神情，我的心裡浮上前幾天媽媽在廚房的背影。只是用餐時，奶奶一度誤以為我是媽媽，還叨唸著大嫂是怎麼當的，為什麼不等叔叔他們就開動。

奶奶因為酒喝多了，終於安靜地回房睡。我陪幾杯下肚後的爸爸在客廳泡茶。早上剛回來時，乍看爸爸似擔負重物的肩，此時彷彿已逐步卸貨，正一寸一寸地放鬆下來。

「芸兒，很久沒跟妳一起吃飯了，今天晚上我好高興。其實妳不說我也知道，一定是媽媽鼓勵妳回來的，妳媽媽就是這樣，一個好女人。」

「可是你不要她也不要我們。」

明知道不該在此時說這種話卻還是忍不住順口頂了一句。

「我怎麼會不愛她…」空氣突然如煙似霧，爸彷彿把坐在他身邊的我給忘了，一個人低著頭陷入沈思，獨語。

我不懂，愛一個人卻要切斷跟她的婚姻關係。

待他回神才又跟我說話。「芸兒，在我還沒長大的時候，曾經問過妳爺爺，問他為什麼總是縱容老婆無理取鬧。不是我說奶奶的壞話，妳一定很難相信，奶奶從年輕就這樣，好像我們大家都虧欠她。爺爺、我還有三個叔叔，在她心裡、眼中，都是壞人，害她不幸福。」

是嗎？奶奶怎麼會不幸？從我有記憶以來，只看到奶奶強勢地欺負媽媽，挑剔媽媽、指揮媽媽。奶奶在家裡擁有絕對的權力。連我們這些孫子輩也都要看奶奶的心情，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太親近她。雖然後來我曾經看過小嬾和奶奶當面頂撞、衝突，那是媽媽從來不敢做的事，可是我反而覺得小嬾是家裡唯一比較有自我的人。

「爺爺說，的確是他讓奶奶不幸福。」

爺爺年輕時曾經到南洋教書，在印尼一些華僑家當家教，認識年輕的奶奶，富商女兒愛上窮教師，私奔回大陸，偏逢大陸淪陷，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在台糖擔任不太大的職缺，孩子又接二連三來臨，日子過得十分刻苦。奶奶逐日蜷伏在“昔日的幸福記憶”，生活日漸失序、任性妄為，喝酒抽煙，個性跋扈。而爺爺因為愧對妻子“下嫁”後所受的委屈，轉為縱容妻子，同時又逃避面對妻子的強悍無理，竟然“躲”到作學問裡。

「年輕的時候，我很不諒解爺爺奶奶。奶奶打人很可怕，我常常覺得我需要保護三個弟弟。」看爸爸敘述時的神情，我好像看到那個還沒長大的男孩，忍著淚攔在母親和弟弟之間，而他的父親就在關著門的書房裡。

「有一次家裡發生一場不算大的火災，爺爺的書房著火，還好沒有蔓延開，災情不大，不過我在幫爺爺整理劫後餘生的那些書時，爺爺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嘆氣，一聲比一聲沈。我甚至懷疑那是奶奶惹的禍。」

「芸兒，我知道這幾年，妳跟妹妹很不諒解爸爸，可是…」爸有點哽咽「醫生檢查後說奶奶不像是小腦血管阻塞，所以其實我們也都不清楚奶奶是什麼時候開始智力退化。當我知道她的狀況只會越來越惡化時，不瞞妳說我很害怕，只好認真地考慮：最壞的時候該怎麼作？」

「妳記得奶奶最喜歡玩的撲克牌“接龍”嗎？奶奶的情況就像要我們陪她玩一局無厘頭的胡鬧接龍，明明7出現後，她只要像別人家的老奶奶一樣，一年一年慢慢老就好了…，可是

她偏偏不按牌理攤牌。拉著我們在她自己的記憶時空，穿梭遊走，無法掌控。家裡有一個這樣的親人，長時間下來真的會抓狂、失措。日子不好過啊…，奶奶脾氣本來就不好，比較清醒的時候，她咆哮身邊的孩子拋棄她，一個一個離開她…然後就哭鬧。」頓了一下，爸又陷入沈思。

這次回老家，發現爸有這種習慣。總是說說停停，停停想想又說，是因為這幾年只剩下他和奶奶同住的關係嗎？「爸，你沒想過把奶奶送去照護中心嗎？或者跟叔叔他們輪流照顧？」不做正面回答，爸再給我一杯茶。

「爸，你真的那麼愛奶奶嗎？愛到甚至選擇放棄媽媽和我們？」

搞不清楚自己何以總是要近身再捅爸爸一刀。可是一想到今晚在台北的媽媽和妹妹，忍不住就替媽媽發聲。

「人生的衝突或悲劇常常是從生活的細節處不斷累積、發酵造成的。」

爸皺了皺眉說：「妳媽媽這個大媳婦很辛苦。奶奶對她的要求幾乎是小說中的惡婆婆。夾在他們婆媳之間，我知道自己既不是好兒子，也不是好丈夫。因為我既沒辦法滿足自己的母親，也不能保護自己的妻女。有一段時間，你媽媽常作惡夢，半夜哭醒，我擔心再繼續下去，妳媽媽一定會得憂鬱症…」陷入沈思，很久才開口。

「這些年我常常一個人坐在這裡想：到底什麼是幸福？」嚙了一口茶，又像在獨語。

「我絕對不敢說自己是自我犧牲，因為我沒那麼偉大。我只是覺悟想要擁有更多幸福只需要把我自己縮小。我非常認真地想：如果縮小我對幸福感的追求，由我一個人來陪伴我的母

親走完她的人生，那我已經往生的父親會死而無憾，我愛的妻子、女兒，還有兄弟他們也有機會去尋找他們的幸福…，所以我開始鼓勵妳媽媽無論如何要認真準備考高考，才有機會帶著妳們離開老家…。」

「媽媽成功地如你所願了啊，你們大可不必離婚。」

「妯娌計較和街坊的碎嘴、流言，總是傷人不見血。只有一個明確的切割，才能還媽媽一個無風無雨的身份。」惑…這是什麼理論？你這樣的決定難道沒有陷媽媽於另一種不孝或不義？

「爸，幸福不是還有很多方式可以比較簡單就得到嗎？幸福不是像你這樣縮小或縮寫啦。你知道幸福的英文單字是Happiness嗎？我記得老師曾特別教過我們ness這個字根，它表示一種狀態，形容在快樂的狀態下所以是幸福。可這幾年你一個人照顧奶奶，你快樂嗎？你以為這樣媽媽就快樂嗎？還有我跟妹妹呢？在你們完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就讓我們姊妹失去你。爸爸突然從身邊消失，我和妹妹怎麼會快樂？我們一家人可以不住在一起，但是我們不要只是每個月寄贍養費給我們的爸爸。幸福沒辦法縮寫啦，爸。」

「縮寫？」

「或許你的意思不是那樣，不過，爸，你比我成熟，你應該知道幸福快樂不只是名詞。我覺得它絕對不能像你這樣解讀。」

爸爸點了一根煙，吸了一口，然後隔著煙霧我看見爸蹙眉、眯眼，沈思後喃喃自語。「有一天下班，我遠遠看見妳小嬪來找老鄰居，卻沒有踏進家門一步…，老實說我也心疼自己。」

年初一，天沒亮，睡夢中聽見有人開門出去。

因為昨晚跟爸聊得太晚，躺下後腦海裡還盤旋著爸那些奇怪的幸福論。直到遠處陸續傳來鞭炮聲，睡意反而緩緩上昇，逐漸模糊的意識，似乎和開門離去的腳步聲，一起隱沒在新春報喜聲中。

醒來，是被一陣鏗鏘聲和爭吵聲叫醒。披了一件外套衝下樓，人還沒到客廳就聽見爸的聲音。「媽，妳不要再鬧了好不好？」我看見橫飛滿地的不鏽鋼餐具，這個畫面說明了過去那些磁盤杯碗的下場。

「把你老婆叫起來，你老婆偷我的錢！我要去報警來抓她，你這個不孝子，為什麼老是偏袒她？」

「媽，妳安靜一點好不好？芸兒在睡覺。」

「誰是芸兒？跟你老婆說改名字也沒用！」

「爸」我的現身顯然是爸不希望看到的。奶奶衝向我，爸一個箭步攔住奶奶，把我們隔開。

「沒事，你上樓再去睡一下，我會處理。」

爸…，頓時我欲哭的情緒已經來到可以忍受的臨界，爸又示意要我離開。

回房的我怎麼睡得著？躲在被窩裡，只能任眼淚直流、悶聲痛哭…。

大半天後，爸用他多年處理問題學生的經驗，真的把問題奶奶暫時安頓；等我再下樓，只見爸一個人在抽煙。

拉上窗簾的客廳裡，爸的身影飽含孤寂；一時無法道盡自己的感覺，悄悄繞到爸身邊，像小時候一樣，從爸背後攬住爸爸，兩人都無語。

初二一早，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跟爸說我得回台北了，因為我已經答應陪媽媽回娘家。爸沒有多留我，卻堅持要送我到車站；交給我鑰匙，他則先去學校停車場開他的車。

臨去，我放下攙著奶奶的手，回頭關上木門的那一刻，再次環視幾乎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的客廳和滿目瘡痍的庭景，心中一緊。深為自己的無法逗留再度感到愧疚。

爸幫我買好車票，父女倆朦朧不清地那些情緒依然留在心底，沒開口。

爸一根接著一根，嘴上叼著煙。

「爸，少抽煙，對身體比較好。」

「爸，好像居家照護中有一種喘息服務，你可以注意一下。」

「爸」

爸牽動了一下嘴角算是回應。眼睛則不時注意著他的車。奶奶就在車上。

今天的奶奶算溫和。剛剛在車上我還能跟奶奶胡扯，奶奶沒生氣，卻跟我說了一些腔調很怪的印尼話，之後竟然問我是哪家的孩子，看來今天奶奶又“迷路”了。

遠遠看見車子來。上車前忍不住趨前緊緊抱住爸，低聲跟爸說：

「昨天晚上電話中我問媽媽幸福該怎麼縮寫，她說她好像只會寫你的名字。」

隔著煙霧我又看見爸蹙眉、眯眼，沈思。

舌尖上的滋味》

散文類第二名

游淑如



游淑如

個人簡介》

67年生，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學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碩士。目前任教於國立屏東女中。

曾獲》

94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96搶救國語文教學設計獎佳選

96青年文學獎新詩佳作〈手術室裡的秘密〉

97海洋首都文學獎新詩第三名〈當愛來時〉

97菊島文學獎新詩佳作〈我在菊島的味覺地圖〉

評審評語》

以食物刻畫出一幅母親的畫像，文字樸實，情真意切。用食物的烹調巧喻人生，既貼切又寫實。從吃到不能吃，抑或是從不想吃到想吃卻吃不到，都巧妙表達情感的流動。令人心酸的是母親的身體是戰場失去領地，也等同於失去吃東西的樂趣與食物的愛。

得獎感言》

醫院像是一鍋壓力爐，把生命的苦逼至最高溫度，病痛之苦、衰老之苦、孤寂之苦、懊悔之苦——然後由各種複雜的心情，在舌尖，寫詩。

舌尖上的滋味

游淑如

母親如一棵疲弱乾枯的白菜攤在病床上，潔白的床單透出日光燈折射，把她的血色噬盡，連筋絡，都崎嶇成錯落地圖，阡陌著迷宮般病情。

「阿妹啊！」她輕輕喚著，聲帶似乎拖著千斤重的秤錘。「我想喝水！」

我連忙倒了些水，卻旋即記起醫生交代術後六小時不能喝水，只好拿出棉棒，蜻蜓點水般沾少許，擱在唇上讓母親吸吮，我看見急促的舌尖蜷曲著，渴求一滴一滴的水，心頭一緊。

這不過是一滴水，沒滋沒味的白開水哪！

人的身體超過保固期限後，竟是如此不堪！過去母親對於吃食的數量，向來都是慷而慨之，與她原本勤儉本色大相逕庭。

「阿妹啊！我幫妳寄兩串粽子上去，凍在冰箱裡，慢慢蒸來吃！」母親又要把沉甸甸的愛心餵脹小公寓的冰箱。

「媽！冰箱是房東給大家共同使用的，每次都被我們佔滿很不好意思呢！」

「有什麼關係？分大家吃啊！室友們大夥一起吃！」顯然她一點都聽不出我話裡的推辭。「那我再多寄兩串，以免不夠分，人家會以為我們小氣！捨不得分人家吃！」

「啊？四串？」

「不夠嗎？」

「是太多了！妳太誇張了！」

「不會啦！出門在外總是不方便，彼此照顧是應該的！」

其實，我不忍說出口的是，大家對於只有包菜脯碎末的客家粽可是興趣缺缺，這年頭流行的是包干貝、明蝦仁、去骨雞腿肉等豐富內餡，最起碼也要有滷肉、香菇、蝦米跟花生才算基本配備。

母親的傳統客家粽，就像簡樸的村姑穿一身碎花洋裝出現在巴黎的時尚宴會，突兀著太素淨的光芒，反而尷尬了我。

「原來，這就是客家粽喔！」

「妳們家很喜歡吃菜脯耶！碗粿也是只有菜脯！」

「不好意思喔！」我總是像做錯事的孩子，羞赧地請大家協助吃完母親的愛心。

室友都是好人，也總歡歡喜喜地享受著。

雖然偶而難為情，但我知曉：母親那年代的人不擅言詞，鮮少把愛放在嘴上，但總轉化為滿滿的吃食，每次返鄉，行李袋總是撐脹著幾乎一星期份量的食糧；每次遇到各大節慶，黑貓宅配車必然駛來彷彿營業用量的食物。

過剩的食物裡，有著滿滿的愛與期待，我總是耐著性子一連好多天吃著重複食物，細細咀嚼背後的深重情意。

只是，以後連推托或拒絕的機會可能都沒有了！

「以前捨不得享受，現在，連最基本的吃也享受不到了！」母親嘆著氣，任窗外的夕照在身上烘焙著老朽的溫度。兩相輝映下，病床旁一大捧室友合送的嬌艷紅玫瑰逕自綻放的青春色澤，更是艷好絕亮！

也許，青春就是比花凋還貼近人生。

母親年輕時就在延平街經營一片小吃店。

老街飄著供應整個西螺鎮的豆油香，晴光下，每甕飽滿的

黑豆都蘊釀著內斂的甘甜。母親的小吃攤就在最有名的那家豆油店對面，光是醬香，就帶來了工作的好心情。

營業前的準備時間，我習慣依偎在母親身旁，在廚房裡進行著秘密旅行。當各種鮮亮繽紛的食材紛然陳列在籃中，以一種梵谷式的濃麗翻轉著晴光烘焙的角度，母親的手操著明快輕揚的節奏，逐一撕檢、刨裁、除籽、去蒂，柔軟地順著水花按摩每一塊肉的肌理，彷彿在揉按中，每吋肌膚都會甦醒過來，恢復它的生猛彈性，還魂於饕客舌尖。我依稀還能辨識，被母親的手彈奏出來的各種鮮活氣味，將人生複雜的酸、甜、苦、辣都裝飾到每一只音符上，像拉開一鏈豆莢，所有潮過的心事都會應聲落地，化作光潤的珍珠。

水過之後，當然也有鏗鏘時刻。當油鍋到達痛的沸點，母親讓沾滿麵包粉的排骨以優雅姿態滑入金黃海洋，不時爆起的油沫總是頑童似的潑野到人身上，此刻的我自是左閃右躲。只有母親和她的手，定然不動，如同寺僧誦經般虔誠地執行著翻面、起鍋、瀝油等程序，絲毫不在意那些油噴子。這種毅定決然，我不陌生，應當是祖母在狠心把家產全留給二叔，卻把債務獨拋父親肩上時，母親斷然與之對峙時曾經看過。

也許是人世間更痛的痛，把她的耐燙力提升了上來，或大或小的傷灼，才能恣意地攀爬上她手腕、臂膀，連肘子上都有關不住的，一朵又一朵。

妳不痛嗎？我曾多次詢問。她總是無謂地笑笑說：「比這痛的，多囉！」然後轉身，又讓手浸入掩在雪白泡沫下的碗碟堆，使勁地搓弄每只碗盤上的油污，把清靈的心境還原。

那時，我以為靈巧的手與敏銳的舌頭是上天給她最大的溫暖擁抱，撫去生活的困頓與情感的變故所留下的傷痛。在寂靜的延平街的一月小攤中，命運所勾勒出一位慈祥母者的形象，

一位優秀廚師的典範，僅此。

然而，多年之後，直到我遲鈍的味蕾品嚐了人生較多的苦澀、辛鹹，才逐漸明白：最深刻的存在並非那些多變的美味，而是那雙願意撐起抵擋生命中風霜雨露傘蓋的手，而是那一口口啜得生活冷暖現實滋味的體驗過程。

向來手藝不佳的我光是算錢跟清潔工作就已經忙得天旋地轉，母親的手則是像機器般精準地舀湯、切料，幾乎可以維持同一角度。昏黃小燈下，她把被婚姻撕裂過後的殘餘力氣投注到小吃攤的營生上，對她而言，靜定地守著爐火要比守著人生來得容易多了，火弱了就轉大，火過旺了就稍微轉小；羹湯的濃稀鹹淡全靠經驗操盤，掌控了技巧就掌控了客人的味蕾，抓住客人的喜好生意自然興隆，客人付錢我提供美味的餐點，在母親單純的世界中，這是再公平也不過的生存法則，不像人生那麼複雜，那麼難。

雖然婆婆極盡苛薄，丈夫又早早離開，但是善於隱藏感情的她，已經習慣性的把那些動盪的紛雜的不安的苦痛的思緒一一摺疊好，收進記憶裡的抽屜裡了。恰如她在面對一些周遭的同情眼光時，冷凝的不泛半點悽愴情緒，彷彿，她在聽一則別人家的軼事；彷彿，鍋灶可以為她撐架起另一個時空，好隔絕那種種苦痛酸楚。

在街上討生活的她，幾乎不曾動怒，甚至連稍微大聲怒吼幾句都不曾，像鍋滾不沸的湯水，永遠不泛一絲波紋，街坊鄰居說她好性底，是個有智慧的查某人。但其實我們都知道：某些時刻，她還是會望著神明廳裡的媽祖神像發愣不語，不祈求什麼也不想預知什麼，就只是盯著媽祖看。或許，某些命運深處的疑惑，即使努力，她終究也還是不明白吧！

如同這次大病。

我們始終不知道，原來一個人身上可以豢養那麼多癌細胞。肝癌、肺癌跟胃癌，不知何時先後進駐母親的體內，各司其職地逐漸侵蝕她的生命力，直到那天，母親依舊興致昂然去舅媽田裡幫忙採收地瓜，卻在孰悉的土地上釣回一片昏厥的影子。

光影退散，信仰變成灰黑，像是一顆隨時會消失的肥皂泡泡，有時候母親會從某些角度的折射看見七彩光芒，幻想自己可以就此翻身；可更多時候，現實的光與熱，會讓這個泡泡提前破裂，消失無蹤。

「早知道啊！就不要一輩子只忙著煮給別人吃，自己每天多少也偷吃一點。」母親故作輕鬆。「這種流質營養品跟藥一樣，根本沒有食物的味道嘛！」

「對啊！等妳好了，再讓妳瘋狂的大吃特吃！」話才出口，我就深感懊悔，失去了的胃，怎麼還能重新接回？怎麼還能像正常人般大快朵頤？或者，失去的記憶，要用什麼方式逐一找回？

找回的，斷裂的記憶裡，有機車行裡飄撇的父親的年少輕狂，花襯衫的圖騰中扭轉著無畏青春，十七歲的她一時暈眩，先是花裙子捲入輪框，然後整顆心都捲入，一生，就浮沉在艷誇的情節裡。

無憂的格子洋裝與甜甜的蛋糕，嬌羞的新娘禮服跟滿是餡料的刺桐大餅，洋溢著奶香的嬰兒肚衣與軟綿的排骨稀飯，沾滿油汗的圍裙及經年冒著蒸氣的羹湯，綠色的住院服和平淡的流質食物-----

人的一生記憶，其實有很大一部分跟食物有關，食物讓味

蕾深深地體驗，然後才能被大腦深深的記住。甜蜜的苦澀的興奮的寂寞的，種種時刻，因為寄情於某種食物，所以找到存放的空間，就像信紙找到信封，鑰匙找到門鎖。

母親或許也意識到：某些失去，是真真切切的失去了！「再給我一點水吧！趁現在，還能開口！」

她一點點用舌尖觸碰棉棒，仔細感受溫淡卻無色無味的水，閉上眼睛，認真的說：「阿妹！我嚐到水的滋味了！」

四湖參天宮》

散文類第三名

顏志坤



顏志坤

個人簡介》

59年生，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班八期畢業，目前現任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曾獲》

95年內政部警政署警察節徵文比賽佳作<智琳，謝謝您！>

98年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第31屆警察節文藝徵文比賽佳作<竹塹節義—一段最有情義的警察故事>

評審評語》

以中文書寫台語，縱使不見得全然貼切，但作者的努力與功力，深值肯定。許多用詞用字，當可作為範例。此文不僅文字上有特色，使用的俚諺俗語也十分豐富，鄉土性、民俗性，均不錯。全文看似東拉西扯，卻都能扣住參天宮與四湖鄉民的密切關係，意旨益發突顯。

得獎感言》

雲，是暖暖的雲，遊子在南方純樸善良雲裡的故鄉出生，林坪大地的滋養，使我成長，並讓我將，最美麗的回憶，寄藏在故鄉四湖的童年裡，然後流浪，成為遊子。

好久，曾在台北天空尋找夢想，一晃十年，輾轉，新竹的風向我揮手，便又前往那充滿靈氣的竹

塹上停留，成爲，竹警有愛的一員，接受長官與同事們的指導與栽培，立志，好好發揚警察之光，從此，努力不懈，奮鬥在文學的領域裡，終於，美夢成真，喜獲殊榮，致使，雲湖子能夠衣錦還鄉。

謹此，感恩父母，感激妻兒，感謝雲林，並特別感動竹縣警局陳局長銘政的愛載，由於您大力支持警察文學的發展，才令我灑在警察刊物裡的文學種子能夠生長茁壯，並將竹警有愛的精神，如願地散播在雲林的文化土壤裡。

。

四湖參天宮

顏志坤

若是轉去我的故鄉雲林縣四湖鄉，我一定愛去參天宮拜拜，因為遐有阮四湖人上尊敬的關聖帝君。

逐年的農曆六月廿四日，阮四湖人就會辦廟會大拜拜，因為這工是關聖帝君聖誕千秋的大日子，參天宮一定是人山人海，熱鬧滾滾，家家戶戶嘛攏會攢出澎湃的牲禮，在關聖帝君面前，擲著一束香，虔誠膜拜。廟埕前，迎神、弄龍弄獅、民俗表演、布袋戲、歌仔戲、賣乩仔攤位恰大坪仔露天電影隨處可見，大人歡喜，囡仔快樂，全四湖街啊攏充滿喜氣，大家攏做伙慶祝關聖帝君的聖誕千秋。

這種情景，互我想起我四、五歲啊時的代誌。在彼个時代，我雖然嘛恰一般囡仔全款，足愛來去四湖參天宮鬥熱鬧，但是當我發覺到威風凜凜的關聖帝君神像，只不過是一身柴頭尪仔時，對祂神聖的形象，煞產生足大的疑問。心裡想，敢真正有神明？為啥乩阮四湖人會遐呢啊尊敬這身柴頭尪仔呢？這身柴頭尪仔敢真正會保庇咱遮活人？

針對我這寡心裡的疑問，我當時大膽仔佇關聖帝君面前直接向阮阿爸問起，阮阿爸一聽，只是咧咧仔笑，叫我袂使對關聖帝君無禮貌；我不服，繼續大聲講：「本來就是，不信，啊無用火燒看覓咧。」這一出喙，阮阿爸煞馬上收起笑容並開始激面腔，然後緊將我的喙捂著，嚴肅對我教示：「囡仔人有耳無喙，恬恬，毋通黑白講。」一般來講，阮兜的囡仔，上驚阮阿爸激面腔，彼表示阮有犯錯，哪毋知影收斂抑是改過，輕的食雞毛筴，重的就粗棍仔伺候。不過，以我的個性，自細漢就是「敢做匏杓，毋驚燒水燙」，只要是認為對的代誌，就算天

欲壓落來，嘛啥乜攏毋驚，一定辯到贏。所以，當阮阿爸激面腔時，我定定就會綴咧激丹田。因此，彼擺我嘛全款毋認輸，將阮阿爸的手掌劈開了後，便走到遠遠並更加大聲講：「咱只是鑿香拜柴頭爾爾，我在阿火伯遐有看過伊用刀仔在咧雕刻，彼神像攏嘛是柴頭。」阮阿爸聽了，馬上面像關聖帝君，紅赤赤，然後氣怱怱，向我追來，準備欲將我修理修理，啊我，當然是走哪咧飛，咻一下，一睷仔已經覘仔無底揣，僭阮阿爸若親像碌碌馬，佇咧廟內廟外四界走。

為著欲證明我所講的話是正確，我特別走去阿火伯遐，想欲向伊借一尊刻一半的柴頭尪仔，提轉去阮兜互阮阿爸看。

當我來到阿火伯遐時，伊拄仔好佇咧刻一尊關聖帝君神像，我歡喜啊若拈著寶咧，趕緊伸手欲提彼尊關聖帝君神像，一提，就提佇我的手上，互阿火伯雄雄感覺莫名其妙，一時掠無頭總。

啊哪講起這叻阿火伯，阮四湖街啊通人知，雖然生做一副怪老子樣，互大人看到越頭走，叻仔看到咩咩哮，會使講一貓二矮三捲毛四啄鼻猴頭老鼠耳等等所有想會到的粗殘樣攏在伊的身上，但是阿火伯並毋是歹人，顛倒講，伊是一位使人尊重的仁慈老阿伯。

當然，我並毋是一開始就恰意阿火伯，彼是因為有一擺，我按參天宮欲轉去厝時，一月走路一月耍著心愛的孫悟空布袋戲尪仔，耍啊耍，耍到傷歡喜，一齣孫悟空摔轆斗的表演，摔甲颯颯飛，雄雄一飛飛過頭，將孫悟空捫到遠遠的馬路上，偏偏，阿火伯駛一台牛車經過，伊彼隻憨牛好死毋死，大蹄一踏，便將孫悟空彼粒塑膠頭哲到窩肚不成形，我看到，大聲喝咻，但是繼落去，更加使人氣憤，彼牛尾一擲，牛屎隨滴落，準準落佇孫悟空的面頂；接來，牛車輪軋過，我彼隻猴齊天完全

去互阿火伯的牛魔王拍敗，烏漚去囉！雖然如此，但是堅強的我，強忍目屎，只是不甘爾爾，不過，當我看清阿火伯的面腔時，煞已經忍不住目屎，馬上互伊驚甲啾啾啾。仁慈的阿火伯，察覺情形了後，隨安慰我，並載我去伊的店，親自雕刻一粒孫悟空的柴頭，重新製作一身布袋戲尪仔送我，互我感覺真歡喜，開始恰意阿火伯。

過無倂久，阿火伯問我，為啥欲提彼尊關聖帝君神像？我便將代誌的頭到尾講出。阿火伯一聽，差一點啊笑到落下頰，了後，才對我講，咱四胡人尊敬的毋是彼身柴頭神像，而是關聖帝君忠義的精神。我聽了，若親像鴨仔聽雷，對「忠義」兩字根本無印象。阿火伯看我青疑，便講起關聖帝君的故事乎我聽，一講，講歸下晡，我越聽越有興趣，但是，就在咧講煞關聖帝君「過五關斬六將」緊張刺激的英勇事蹟時，阿火伯煞英雄停咧不講，這擺，換我捎無蝨母卵，一直要求阿火伯繼續講，不過伊只是笑笑仔，同時向時鐘比咧，最後才閣對我講，已經到食暗頓的時間了，我應該愛轉去厝了。

對响！我干焦會曉聽三國演義的故事，攏袂記咧自己的故事拄危險，閣佇咧阿火伯遮戇戇啊毋知死活，真是一隻七月半鴨，看來我嘛應該愛轉去討皮疼囉！

轉到厝，果然驚死人！阮阿爸已經擲一支粗棍仔在門口等我，一看到我，便準備向我撼過來，互我驚到必必擊。忽然！我腦海閃過一計，趁阮阿爸來到我面前，粗棍仔猶未撼落來時，我趕緊向伊跪落，然後目屎流目屎滴哀求：「阿爸！我錯了，請您原諒我，我已經知影關聖帝君是偉大的神明了。」

阮阿爸聽我按呢講，便將擲高高的粗棍仔停在半空中，互我心裡暗爽，想袂到，我這招按歌仔戲學來的暗步這呢啊有效，會使乎我避免一頓皮疼。

可惜，所有的歡喜，只不過是青盲貓咬著死烏鼠，是一時的僥倖。真緊，阮阿爸就對我盯大目金金相，然後哼一聲對我講：「原諒會使，尻川先翹起來，原本損二十棍，既然你有認錯，我就減你十棍。」

啊啊啊…一棍叫一下，叫到叫天叫地叫不應，真是風雨快過，報應傴化！

隔工，我閣去阿火伯遐，並向伊哼艱苦。阿火伯聽了，笑咧講，講阮阿爸是望子成龍，用心良苦，一切攏是為著我好，叫我絕對袂使祛恨，應該愛感謝阮阿爸的教示。雖然阿火伯苦勸我，但是當時只是囡仔的我，猶原感覺委屈，認為阮阿爸傷粗殘，害我尻川開花，根本毋是為著我好。阿火伯繼續勸我，伊提出一塊柴頭，看起來黑黑有有，爛朽朽的樣，經雕刻刀一雕刻，馬上漚爛，一點嘛攏無法度繼續雕落去；之後，阿火伯閣提出另外一塊柴頭，看起來黃金黃金，真結實的樣，雖然阿火伯出大力雕刻，但是嘛雕刻甲足久才有一點嘛形出來，等到雕刻好時，伊已經是大粒汗小粒汗一直滴，滴甲規身軀黏黏。

刻了，阿火伯問我，若是我，是希望自己當作佗一塊柴頭？我連想攏無想，便隨講，希望自己是彼塊黃金嘛黃金又閣結實並會當刻成關聖帝君神像的柴頭。阿火伯聽了，對我講，若是按呢，我一定愛對阮老爸的教示感恩，因為一位會得成才的人，必須親像彼塊好柴頭全款，愛有法度承受千刀萬副，才會成功，所以阮阿爸的教示，就是咧雕刻我。

阿火伯實在是一位有智慧的善良四湖人，伊捌對我講起家己的故事，在伊少年時，因為火燒厝的關係，互伊規身軀受著火傷，性命危險，昏迷在病院幾落工，好佳哉，最後竟然奇蹟似活落來。伊講，在伊昏迷時，時常夢著關聖帝君，因此，伊

堅信，一切攏是關聖帝君咧顯靈，救伊一命，從今以後，便立志做善事，並逐年親自雕刻關聖帝君神像送互參天宮，用來保庇四湖鄉人。

原來，阿火伯的「火」，是因為受過火傷才互人號來的外號。

聽了阿火伯的啟發，我才恍然大悟，已經知影阮阿爸的苦心，當下，下定決心，以後絕對會虛心受教，毋閣鐵齒不聽話。

講起來，阮阿爸實在偉大，自少年佻阮阿母不但胼手胝足白手成家，而且必須含辛茹苦戾養七個囝。我猶會記咧，阮兜當時就租在四湖鄉公所旁啊的一間差不多十坪闊的一樓厝，阮阿爸為著欲作生意兼安搭一家伙仔，便將有限的所在分做上下兩層，樓跔做店面，樓頂做眠床，阮一家九口就攞在樓頂做伙厝，定定是暍到尾仔疊規堆，啊無就是倚起來時，搵著厝頂。

散雖散，但是阮阿爸嘛是喙齒根咬咧，將食苦當作是食補，抱持著田螺含水過冬的精神努力打拼。不過，命運真愛創治人，阮阿爸的生意作甲並無成功，不時咧換頭路，因此非常打擊伊。好佳哉，阮阿爸天性樂觀，並袂因此失志，顛倒拍斷手骨顛倒勇，認為一切攏是上天在咧考驗伊，教伊做牛著拖，做人著磨，便會使艱苦頭，快活尾。如果真正不如意，阮阿爸就會佻阮阿母做伙去參天宮拜拜，祈禱關聖帝君保庇，互阮兜會當興旺。

有一擺，阮阿爸為著豬槽仔的生意躊躇欲做啊毋做時，便聽阮阿母的建議，到參天宮求籤詩，求著一支上上籤，寫著：「我本天仙雷雨師，吉凶禍福我先知；至誠禱祝皆靈應，抽得終籤百事宜。」阮阿爸認為已經得到關聖帝君的允准，便放心轉行做著豬槽仔的生意。講起來嘛真奇怪，自彼陣啊開始，阮

阿爸就親像歹船拄著好港路，大發利市，生意做甲真好，並經過無幾年，順利完成買厝的心願。因此，阮阿爸不但將彼支籤詩裱褙起來保存，而且對關聖帝君更加尊敬，只要有閒，便會去參天宮參拜，並對阮遮序細千吩咐萬交代，必須佢伊全款，對關聖帝君誠心誠意，嚴禁有無站節的行為。

其實，阮阿爸是一位仁慈的人，並袂胡亂拍囡仔，哪毋是因為我狡怪愛講一寡激骨仔話，違犯了阮阿爸認為關聖帝君是神聖不可冒犯的禁忌，踏著不知悔改的地雷，引爆伊的脾氣，終使家己受得教示，實在是應得的處罰，哪會使怪阮阿爸呢？

從此，我的人生觀完全改變，變成一位肯受教又閣聽話的囡仔，而且非常崇拜關聖帝君，一直將祂忠義的精神，當作學習的目標，甚至有時感覺，家己就是關聖帝君的化身，無形中，我已經有行俠仗義的思想了。

這種行俠仗義的思想，在我國小三年時，捌付出行動。彼陣，我的同學欣仔，是佢我比親兄弟猶閣較親的兄弟，雖然伊是一位可憐的殘障人士，自細漢就因為小兒麻痺失去了行動能力，必須提拐仔走，而且定受著別人的欺負，但是，在鋤強扶弱是一種行俠仗義的行為之觀念下，我顛倒十分珍惜著阮兩人之間的友誼。

有一工，欣仔受到一群高年仔的欺負，恁實在足可惡，既然將欣仔的拐仔搶走，害伊跋倒吭跛翹，而且一直閣再受凌治。這情形，等我知影了後，馬上出面想欲替欣仔解圍，只是猛虎難敵猴群，我一時的氣憤煞換來一身的傷，恁歸群將我壓在土腳做伙春，互我完全失去反抗的餘地。春了，恁一面嚟嚟越準備欲離開一面刺牙牙一直向我訕溜，笑我是一隻軟跛蝦，無路用的跛數，只適合做人的沙包。就在我受盡委屈，互人打敗在地之間，我雄雄看到旁仔有一支大掃梳，忽然間，我起雄捎

起大掃梳，向您衝過去，左撼右損兼連續揆，真正有像關聖帝君當年過五關斬六將的威風，無佸久便共彼群歹因仔拍到驚甲走甲裂褲跤，哀爸叫母搶咧走，親像揸尾狗走袂離。最後，我猶原氣憤難消，便用下港因仔上棚越的台灣藝術話向您大聲罵，並向您噲聲，講我是關老爺的香爐耳，叫您愛細膩，順繼將我手上的青龍偃月刀用力一揆，結果，啊！害囉！竟然揆著四湖國小上歹的李老師，這聲慘矣！

李老師是一位老芋仔，隨政府按大陸遷台了後，由軍中轉入教育界，擔任著四湖國小的老師，是一位教冊認真、管理嚴格的名師。

佳哉，大掃梳互李老師接著，並無傷害著伊。後尾，李老師來到我面前，用國語對我講：「好一個小關公，一個打敗十幾個，真英勇，但記住！關公並不會罵三字經。」彼工是阮的開學日，重新分班，等我落去所分著的三年乙班新教室時，才知影，原來李老師就是我的新導師。

想袂到，我這隻相拍雞仔，並無受著李老師的處罰，顛倒去互伊選起來做班長，令我一時感覺非常疑訝？

後來，我才瞭解，李老師並毋是一位歹老師，雖然管教嚴格，但是伊有一種大公無私、大愛有善、犧牲奉獻的師者風範。

多才多藝的李老師，不管是教科冊、文學才藝、歷史文化抑是天文地理，攏是專門科，而且對阮傾囊相授，只要學生肯學，伊一點嘛攏袂暗埃；對有困難的學生，伊定定樂善好施，出錢出力幫忙到底，互所有的學生感覺足溫馨；不管是放學抑是假日時間，伊攏免費佇家己的厝內替學生補習，絕對無收一分錢，而且有時啊嘛會煮一寡外省料理，來慰勞阮遮學生，互阮對伊完全尊敬。

鬥陣了後，我愈來愈信服李老師，嘛才知影，為何伊會選我做班長？答案就是彼工相拍的經過，李老師自頭到尾攏在現場，而且李老師嘛是一位崇拜關聖帝君的虔誠信徒，因此對我這位小關公才會如此看重。

因為崇拜關聖帝君，所以李老師在少年時才會投筆從戎，隨政府征戰沙場，並在政府遷台了後，來到四湖駐防，因此定去參天宮參拜，並在關聖帝君神前發願，若會使通過師專考試，軍轉教，一定轉來四湖教冊，做一位作育英才的好老師。

就是遇著這呢啊好的老師，才使我在國小三年到畢業，攏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不但一直做著班長，萬項才藝比賽嘛逐年在全縣得獎，尤其是彼擺由李老師主導的「話劇比賽」，得到全縣第一名，而且在進階比賽時，嘛是得到全國團體組第一名，同時榮獲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編劇、最佳導演等等萬項大獎，互咱雲林縣名揚四海，非常光榮。

我猶會記咧，彼齣話劇的劇情，是有關一位反共小義士的故事，啊彼位最佳男主角就是我這叻四湖囡仔。

如此的殊榮，傳遍全四湖，大家攏引我為傲，尤其是當時的蔡鄉長，更加公開呵啫我是「雲林之光」。

蔡鄉長決定，欲邀請阮這班話劇團在參天宮大廟埕前公演。

消息一出，新聞媒體相摺採訪，連當時主持囡仔節目的小燕姐嘛來替我做專訪，互我真正紅極一時，若親像天王巨星全款。

但是，這粒天王巨星已經如流星了，一霎仔久，咻一下，三十外年過去了，所有的過去，已經變成回憶，現此時的我，嘛已經變成兩叻囡仔的人父了。

當我佻下一代再次來到參天宮時，慫佻我囡仔時全款，嘛

是真好奇仔向我問起：「阿爸，這世間上敢真正有神明？」

這個問題，其實自我囡仔開始到今，毋知思考過幾若擺了，對這種敏感的神明事，在我慢慢回想以前的經歷了後，我發覺，神明，其實就是「人性光明面的精神影響力」。

譬如，關聖帝君原本佢咱全款，是一位平凡人，但是因為伊有「智、仁、禮、義、信」五德俱備（千里尋兄是為仁，華容道放曹是義，保嫂秉燭達旦是禮，水淹于禁七軍是智，單刀赴會魯肅是信）的人性精神光明面，所以受著後代人的崇拜，連歷代帝王嘛攏認定關聖帝君是「忠義」的化身，致使人人崇拜，奉為神明祭祀，影響萬古，流傳至今。

閣譬如，親像阮阿爸，因為誠心信奉關聖帝君，互伊精神上有所寄託，並受著關聖帝君的影響，做人處事，一向忠義為先，有情有義。雖然生活艱苦，但是認為有關聖帝君佇咧庇護，所以特別認真打拼，不驚困難，終於成功，為阮遮序細立下上好的模範；再來，阿火伯在受著火難，身心受創了後，因為得到關聖帝君的精神影響，不但無懷憂喪志，顛倒奮發向上，立志行善勸善，變成四湖大善士，連帶嘛深深影響著我；至於李老師，嘛是受著關聖帝君的精神影響，所以才會忠於國家，有義在四湖，作育英才，成為一位偉大的師者，使人尊敬，並使我努力奮發，為咱雲林縣爭光；啊哪我，假使嘛無阮阿爸的教示、阿火伯的啟發、李老師的教育加上後來對關聖帝君的偉大精神有所崇拜，受著所有好的人性光明面的精神影響力，今仔日，就無我善良、忠義、肯食苦、努力打拼、頂天立地的一面，嘛無法度做阮囡仔的模範。

所以我感覺，這種「人性光明面的精神影響力」，就是「精神光明」，就是「神明」，就是「德」，是會使萬古流傳，無遠弗屆的人生至寶，嘛是世界上上好的「精神資產」，在《

書經·大禹謨》冊內有所記載：「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如今，阮兩個囡又閣問起全款的問題，互我再次思考，但是我並無完全講出，只是佢做伙點著香，做伙佇咧四湖參天宮大廟內，誠心誠意，三跪九叩頭，向關聖帝君虔誠敬拜，了後，我才注視著關聖帝君，並對阮兩個囡仔講：「以後恁哪是定定來參天宮參拜，咱四湖人上尊敬的關聖帝君就會互恁明白，這世間上，絕對有神明的存在。」

我的狗朋友》

散文類佳作

廖紋伶



廖紋伶

個人簡介 》

67年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主修漢學資料整理碩士學位現職國小教師。

評審評語 》

文章情感真摯。以一隻家犬喚醒兒時的記憶，文字清新，筆調既絢爛，又帶有復古情懷。從家犬的存在與活動為自己的生命記年，巧妙貼合，頗有功力。

得獎感言 》

將你們寫出來，還是無法言傳那些你們也存在其中的過往。

儘管你們都不在了，還是以這些文字，表達摯友之間永不需言說的感謝。

我的狗朋友

廖紋伶

沒有出生日期、進食份量；不管季節變化、時令更迭，永遠一身暗灰短毛。叫聲？一點印象也沒有，它與腳步聲一樣，都不是存在感的必要條件。不需日夜醒寐分際或時間執念，他隨時可以頹廢到不醒人事，必要時，也能馬上清醒、拔腿趨前。名字？並不固定，大抵有著群組的歧異，而除了在客人面前，有著複字定名「小黑」外，大多是單字獨音：像短促而權威的「賴」是阿嬤在叫他；堅定圓厚的「來」是阿爸阿母的叫喚；清細拔尖的「盧」是我們翻場越野的呼喊。

而名義上是我們家犬，實際上則近似天生地養的他，總能跨越時空斷層，在聲波未散之前，轉移到呼喚者跟前。

每天他在我們家院與腹地間遊盪。

他或者自己出門，與舊識同道們在聞聞嗅嗅的敘舊中，消磨半天；或亦步亦趨跟著阿嬤下田，在田水三巡後帶回兩腳乾泥；或跟我們出發，吃吃田土補充自己的礦物質、挖挖土坑提升我們的頑劣值。

那時，沒人理我們。

不用上學、不擔家事的我們，追著時間跑都不成問題。

鬆垮外表、糾結髮絲、溼黏鼻子與灰黑手腳。盧與我們長像一般，似乎也不怕醜；從習慣乃至於習性，也和我們一般，都有著平日隱身他處，吃飯時間一定出現的準確時間感，與號稱占據一方，但總遭受無情驅趕的相對領域性。

所受的待遇也一視同仁。

不同處僅在於夏天時分，髮型上的幽微變化。

他是一台移動血庫。

在懶洋洋的夏日，從東方護龍開始，盧依照日光移轉的啟示，往側廳再往正廳流徙，定界畫址那樣，依次躺過每個地方，復以一地痴肥狗蟲為記。

被刻意忽略的「洗澡」一事，便是豢養蟲蟲的溫床。理由除了浪費水之餘，還有我們對蟲蟲那種以造物者姿態出現，彈指間毀天滅地屠殺賤血的快感被剝奪的不悅。洗澡遂成了大忌。

因此，一向堅持毋枉毋縱的阿嬤，便是為這項漏洞填塞的人。她在入夏時，早打算好了，大剪毫不客氣一揮，三分齊頭式窘死人的平頭，把他的光明同時剃除，原本灰團團、到處游移的身影，也一起被收拾乾淨。

而從初夏到仲夏，盧不是在棚架下躲著，就是閃到後院的竹林深處隱遁，池塘周圍也多了幾處新陷落的土窟窿，再不然，推開倉庫大門時，也可能同時將他的肌肉推擠向前。

在隱蔽處，盧明白展現自己幽微、的確存在的審美觀。

不過，我們總是找到他，並在出門前帶上他。

下午，下沉氣流持續發威、大人意識逐漸稀薄的時刻，我們順利脫逃。

像五顆小陀螺，我們以池塘為圓心，持續打轉。

看過阿牛的新玩意、沒收阿醜兩大包彈珠與衰尾的五百條橡皮筋後，原本空空如也的口袋鼓了起來。

風煙寂寂，長日漫漫，耐不住一刻閒的我們，抓了幾隻金龜子，放在盧的鼻子上，看他不斷搔扭的逗趣模樣。我們讓盧走第一個，亦步亦趨跟著他，屏氣、目不斜視走過歹囡仔國中生面前，穿越竹林，到達流著牛奶與蜜的美妙荒地。我們從雜

枝蔓叢中摘起一顆顆色澤黑亮的「黑點鬼」，小心咬嚙，讓汁液全數噴濺在口中；我們撮圓小嘴，蝴蝶那樣貪婪吸食朱槿的蜜汁。

酸酸甜甜的滋味解饑又止飢，除卻討厭的爭食蜜蜂與黏了一身的恰查某，一切平凡而完美。

直到阿醜的提議，把我們重新纏緊棉繩，拋了出去。好像是進口的日本彈珠吧！

聽說是橢圓形的，連阿醜也沒看過。但是阿醜答應我們向他表哥說情，讓我們用一百顆臺灣彈珠，換一顆日本的。

我們即刻動身，以好奇心為動力，奔馳在昏魅的小路上。雜亂交疊的腳步聲，稀釋了竹葉搖晃的幢幢鬼影；振奮無懼的心跳聲，固化了腳下踩踏的步步稀泥。

唯一的問題是阿醜。

他用極其可怕的方向感，把我們帶往不知名的地方。

暮色之中，去阿醜表哥家的路，被暈染成灰黑交融的水墨色調，曲折的路被不斷扭轉，延伸成亂無章法的夢境。踩下的每一步都讓天色更黑、氣力更加虛委。我們雜慌的腳步逐漸趨向疲軟與統一，誰都不想什麼「阿本丫」彈珠了，回家的渴望也從未如此上心。

我們萬箭齊發，阿醜的頭都被罵臭了，還得不到赦免。

直到盧的叫聲出現，阿醜的災難才獲得赦免那樣，嘎然停止。

然後，災難轉嫁到我們全部人身上。

撕裂般的陡然狂吠，清澈且響亮，權威而主導的聲勢讓所有人停下腳步。失控而充滿力量的叫聲，失焦卻又堅決無比的眼神，盧像看見鬼那樣，怔怔望向一方。非常罕見的，我們看見在他性格中那少見的堅定與勇敢。

我們擠成一團。

新聞中綁架、搶劫、殺人、池塘浮屍、割喉命案等提要，以快轉回溯的方式，閃過我們腦中。

黑暗中的光令人寒慄。危顫的光點瞬間朝我們定住，一條背光的黑黝身形往左側竹林疾速竄去，冷冷的空氣夾雜細語與混亂腳步，朝我們射來。隨著聲光靠近，我們確定這次，像大人老是說我們的那樣，死不活了。

而盧竟在一瞬間便衝了出去，留下我們在其後腳癱腿軟。

他衝入人聲，將賊仔制倒在地，眾人隨後趨近，人聲一時紛沓雜亂。我們不敢移動，心裡卻踏實起來。隱約知道，讓盧禁聲的人，便不是壞人。

賊仔在啣喝聲中被擒，馬達失竊的事也獲得解決。

最先劃破膠著的，是熟悉的「一字真經」，陸續出現在光點之後的，是我們的父親伯叔鄰居。認出他們的輪廓，我們放聲大哭，害怕的心情才獲得解脫，下一個恐懼隨之而來。

連打帶罵的，我們像麻糬那樣被拎回家，趕赴相同的命運。

我們的晚餐被當成廚餘，進了盧的肚子。

之後，好久的時間，沒人稍敢造次。午後的探險沒了，我們之中的某些人，竟開始睡起午覺。無事一身輕的盧，在埕場持續遊走，吃飯喝水躺臥欠身，狗蟲爬滿一地，其性慵懶無比。他倒成了紅人，有著固定的碗鉢，鄰里親友更對他讚譽有加，我甚至接下餵養工作，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事件之後，他便不肯輕易移動了。一來，是我們再無熱烈的邀請，二來，在我們日見抽長的身形背後，他直墜的耳朵和尾巴，讓他更顯縮靡。八風不動的鎮定與涼暑不移的堅持，成了他的新性格。

我們仁至義盡、不離不棄，吃喝玩樂挨罵受罰都有他一份

的情誼，在這裡走向分歧。

那次，午後的天空，被壓得很低，悶壞的空氣，沒有一絲風的氣息。等看完布袋戲，午餐時間便結束，家人也散了。我待在電風扇面前，拉直背後的旋鈕，讓它為我一人痴轉。

盧的飲食習慣開始改變。他的飯菜多往下一餐殘積，加上他們的中餐一向在被認定的省略項目中，我得以暫忘他大半天，毫無罪惡感的頹廢在電扇面前。

直到盧的嗚咽聲找碴似的不斷出現，才將我從舒服的涼風前拔除。

豬舍中，豬仔家人一如往常，稀哩呼嚕的生活。順著盧的視線看去，牛欄一角，母牛悶聲鼻哼，腫脹的肚子急促鼓動。

我想起阿嬤近日的期待。

一顆子彈那樣，我衝向伯公的竹林，將家人喚回。

狹小的牛欄，眾人手忙腳亂的。

——難產——助產器——喊「獸醫春」——。

聲音被丟到空中，拋物線那樣跌了下來，擾亂夏日午後的膠著。

獸醫伸手將小牛從母牛腹中拉出來，難得一見的生產畫面，我們卻列於禁止觀看的名單中。

小牛平安獲救，論功行賞當然不能省。沒有理由陳述也沒有程度分別的「猴囡仔」，是我頭一次獲得的稱讚。而我，用盡心機的，刻意隱匿盧的部份，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與他分庭抗禮的意味。

而一個禮拜後，我們就找不到盧了。

我猜想他因負氣而離開，但是阿嬤說，近日來他食慾不振

、偶爾尋草吃，就是因為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世，他將為自己準備一個地方安靜離開，省了我們擔心。

我們替死掉的小鳥刻墓碑、把往生的昆蟲放進一顆顆土丘、幫捕獲的老鼠做墓塚。在我們生靈塗炭的小小世界中，殘忍之中尚有一絲慈悲。而盧卻不讓我們表現。或許我們的關係在本質上不同於這些，他選擇決定自己最後的尊嚴。在入秋前，自庭埕、坑土、材堆間，以輕巧蒸發的方式離開。

他是我們的第一隻狗。在生命最初時刻，與我們一起。

後來，我們陸續養了幾隻狗。

其中，起於「溝壑」之間、有著褐黃短毛的是「小黃」。

那時，我們的屋舍讓韋恩颱風掀了頂，災後的重建工作中，大人們責任與心情一樣沉重。清掃水溝的時候，小黃嘎然而吠，順勢成了我們的家犬。

重建的日子裡，我們認為他能帶來希望與生氣。

果不其然，時間迅速賦予他十足的動感。

他讓嬸婆的包鞋變成涼鞋、阿爸的藍白拖變黑白拖；我們的襪子被他任意拆置，幸能成雙的，則一隻隻開了光；阿伯的麻布袋和母親的衫袖被咬成流蘇；他還擅嚼了阿嬤嫁妝衣櫥的櫥腳；送報員、羊奶大哥，乃至於午後送信的郵差，都受到他熱情的款待。

內外交攻的他，多數人慣以「憨狗」呼之。他被告狀的次數比我們還多，黑名單中，他的惡行條條臚列，我們則被推到無足輕重的下半部份，失去注目、得到短暫自由。

不到半年，他便不見了。悲喜交集的分離中，沒有焦急尋找，沒有翹首盼望，更無瑕解讀。

短暫的相處時光，剛好讓記憶迅速褪去，透明無傷。

而「拉拉」是在新家竣工之後，與我們一起進駐。

因為是新家，所以也為他準備一只新的狗籠。

每天，他在小小圈囿中，或追逐自己的尾巴，或橫豎摩刮自己的腳爪。我們放學後，他就瘋狂喊叫，直到我們扯開門扣，他便一溜煙的消失。既挑食又過動的他，把我們的大小腿拉出一條條抓痕，畫面常是他被罰以禁食、被母親高聲斥喝，或以拖鞋擊地嚇阻，以為各式無可容忍、不識大體行為之消極制裁。

半年，租約到期那樣，將籠子解開的瞬間，他衝出去便不再回來。

狗籠被推至牆角，而雜物填替了他的存在。

等到狗籠再被取出，住進來的是小白。

才隔了一天，他在院子跑上兩圈後，就病懨懨的離不開狗籠。嘔吐物不斷從口中咳出，繼而排泄出一條條扭動的寄生蟲。上下交惡的可怕症狀中，家人不讓他進屋，任他在咳嗽死去。

甚至來不及幫牠取名字。

那時談了一場小戀愛，結局十分悲傷，正期待他一身溫暖的迎接，怎知書包還沒卸下，便又親炙一幕結局，看見離去的倉皇與無言。

是開學後，秋意正日日加深。撲簌直流的眼淚，與生命的來去一般，很快都被風乾。

然後，我們的少年時代嘎然終止。

母親大人明令禁止我們養狗，美其名是讀書讓我們無暇他顧，但期限卻不隨之解除。

我視母親的禁令為緊箍，眼神卻持續向他們眷顧。

我開始轄管附近的狗兒，掌握他們的行蹤，並仔細研究，成為熟悉各式犬種特徵、隨口能呼名稱屬的「狗達人」。儘管途中，摔絆跌跤撞瘀等糗事，也不斷尾隨，我仍關注他們的身影。在我看來，他們甚至可以成為地圖中的定點標示。例如，在雙叉兩腳、氣質十分優雅的「小白」所在路口轉彎；廟口前左翼道路，看到一隻總是搖尾擺頭，但因身長負累腳程不快的布丁色臘腸狗「布丁」，就到了；那家店門口站著一隻顧盼堅定無比的拉布拉多「黑ㄟ」，請不用擔心，其實他雖然看似活潑，實際上卻十分溫柔。

我為他們組織關係網絡，了解之間可能的情感牽連。對於偶爾不請自來或特別熱情的狗朋友，我則習慣保持對望的安全距離。

雖然偶爾也有擦槍走火的時刻。但總因母親不斷的抱怨或根本就是因為自己耐不住他們躁鬱式的吠叫及頗有份量的溫熱洩物，在幾日後悄然分手。

持續的，我尋找與他們的溫暖關係，一方面又埋怨他們的幼稚、不識大體。

矛盾讓我想起盧。

過去，我們讓盧先行動手翻葉找蟲、揪他的短毛充當紙巾、遇到陌生對手時推他前去談判，也帶他披荊斬棘、開疆拓野，必要時或商請他代看那些軟趴趴、嗷嗷待哺的弟弟與妹妹。自恃把他帶得很好之際，卻不知他是阿爸的眼線、阿母托育的暗樁，也是因為他，我們才敢跑得更遠，世界觀也有了最初輪廓。

記憶中，他有著來去無聲、不擾人的輕巧窩心。我想起他不受圈禁不求殊遇的自在尊嚴；想當年一起的朋友，聚散之間只有他依舊讓人眷戀；想他為我們有時紛紛擾擾，但大部分安安靜靜的童年作陪；更領受了他獨自離開，那份無聲又善解的真正體貼。

所以，也曾認真考慮養一隻成熟得體不鬧不吵的老狗，但是，老狗是不能豢養的，他們熟諳世事，不輕易被俗物吸引；他們與人保持一定距離，善用他們得以存活至今的天賦，抗拒我等寄生其上的愚蠢。

我幡然領悟。

一直以來，他們有其不容妥協與不願言說的脾性，主客關係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附加，舉凡習慣、性格，與我們之間的互動方式，他們都擁有全然的決定權。

我們所能擁有的，充其量只是時空的遇合。

而讓我們如此著迷的，其實是飼養過程中的隱性依賴，因為他們的出現，我們的日子才有了註記編年。

因此我明白，最愛的那隻狗，也只能活在那時。

那是好幾個長長的下午，無風也無事的好時光。

蔗園叢林世界》

散文類佳作

黃添盛



黃添盛

個人簡介》

1. 1935年生，嘉義縣人。小二因二戰中輟。小六開始學習注音符號。
2. 1953年省立嘉義高農畢業。1980年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專科畢業。
3. 1953年第三屆大專暨高職畢業生甲、乙等特種考試及格（相當高、普考），奉派到台灣省政府糧食局服務，直到1999年退休，共服務47年。
4. 1956年參加中國青年寫

作協會。

5. 1971～80年撰寫農業專業文章發表於台灣大學農學院、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糧食局等學術研究期刊及農業經濟、豐年、農友等農業雜誌。
6. 1982年公務人員薦任第六職等田糧行政升等考試及格（相當高考）。
7. 1995及1997年，參加逢甲大學「人生與佛學論文發表會」，各發表論文一篇，均收集於該校人文中心「佛學與人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曾獲》

1. 1956年陸軍145團保密防諜論文賽，士官組第二名〈敵人在你身邊〉
2. 1983年聯合報「全民的話」徵文佳作〈大家都有責任〉
3. 1985年聯合報「我的年

- 終獎金」徵文佳作〈百善孝爲先〉
4. 1985年經濟日報徵文競賽入選獎〈生意不怕小、創業不怕難〉
 5. 1999年自由時報「全民紀事台灣記憶」徵文佳作〈焗土窯〉
 6. 2001年自由時報「全民紀事台灣記憶」徵文佳作〈小火車的故事〉
 7. 2004年中國時報第二屆「天堂家書」徵文比賽入選獎〈自在〉
 8. 2009年榮獲第5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散文類」佳作獎〈阮兜兮熱天暝〉。
 9. 2011年榮獲生命藍海教育基金會第二屆「生命樂活」徵文佳作獎〈永恆的感恩追懷〉。
 10. 2011年榮獲桃園縣第4屆「全民寫傳記」徵件佳

作獎 〈蒜頭囡仔〉。

11. 2011年榮獲「第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徵件榮獲文學類散文組佳作獎〈蔗園叢林世界〉。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群的肯定。事隔近70年的今天，寫兒時的故事，顯得特別有意義；也感覺特別的溫馨。憶童年往事，雖然感觸良多，酸甜苦辣五味雜陳，但卻讓我有返老還童的一股衝勁，使我展現生命的喜悅，咀嚼回味無窮。

於此，我要將這份榮譽獻給我的賢妻林金春小姐，感謝她近一甲子來對我與家，無怨無悔的辛苦付出。婿某耶，真勞力，真多謝，真感恩！

評審評語 》

情節宛如驚險、恐怖的愛情劇。兩個小孩子如何面對如此可怕的环境，且各種驚奇事件豈是小孩子能勇敢面對、安然脫險的。

蔗園叢林世界

黃添盛

1943年，全班在校園大榕樹下背誦九九乘法時，一個日本軍曹腰際掛著一把武士刀，騎著馬，帶著一連日本兵進駐學校。迫使全校移到校外隱密的果園或竹林裡上課，因而形成「半上課半停課」的狀態。這一來，輟學的學生就更多了。

之後，美軍B29型戰鬥機群日夜不停地來襲，空襲警報一天到晚響個不停。學校為了師生的安全，宣佈無限期停課。

從此，我淪落為飼（趕）鵝的囡仔（gin-á）人，每天過著趕鵝仔、薙（khau 拔）鵝仔草恰（kah和）覘（bih 躲）防空壕的日子。

在那段不算短的輟學歲月裡，雖然有著拈（khioh撿）番薯、拈粟仔（稻子）、拈土豆（花生）、拈柴草、趕鵝仔、薙鵝仔草恰食番薯簽乾糜仔配醃瓜仔的苦難日子。但是在那段歲月裡，哪怕是過著再苦難的日子，也勝過平靜無波的人生。

因為在那段歲月裡，也有著覘相揣（捉迷藏）、焗土窯、灌大伯仔、咬烏龍仔、粘蟬仔、拈田嬰（蜻蜓）、掠青治仔（綠繡眼）、掠蝶仔（liáh iáh-á蝴蝶）、拍杆樂（陀螺）、奕（■）玻璃珠子、釣水雞（tsui-ke）恰摸蜊仔（lâ-á）兼洗褲…，苦中作樂的童玩歲月。

那是一個酷熱的盛夏下午，我和比自己大一歲的鄰居小姐姐，帶著一隻大菜籃（裝農產品用具），步步為營的一步一根枕木走過跨越牛稠溪五分火車的鐵軌橋，再沿著糖廠運輸甘蔗的火車鐵路，走到離家約六公里遠的蒜頭糖廠「一區」農場（目前嘉義縣政府行政區）薙（khau）鵝仔草。

那是一大片欣欣向榮長的數百甲甘蔗園，遠眺猶如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甘蔗海洋。在炎炎夏日的強烈陽光照耀下，暖氣似地微風徐徐的吹拂，撩起下垂的青翠甘蔗葉婀娜舞動，閃爍著壯觀美麗的綠色波浪，猶如一幅畫，令人感受到心曠神怡，擁有最絢爛的生命。

這種擁有猶如我倆純潔的童心那麼樣地單純，單純地以皮膚來感受天氣的變化；以鼻子來品嚐雨後花草的芬芳；以眼睛來統攝遠山近水的風景猶如一幅畫，欣賞當下最美麗的世界。這就是最美麗的人生；最絢爛的生命。

兩小無猜，無禁無忌，隔著兩行甘蔗壟溝，分頭進入比自己還高出兩倍的甘蔗園叢林裡，甘蔗叢橫七豎八，歪歪斜斜地非常非常的難走。我倆尋尋覓覓地邊尋找鵝仔草，邊往那一大片不見天日的蔗園叢林裡走，不知不覺間，早已陷入叢林的迷宮中而不自覺。

在那悶熱無比的一大片蔗園叢林裡，平靜的心湖不時漾起煩躁的波紋。幸好老天爺慈悲生起惻隱之心，偶爾啟動空調系統徐徐地送出微風，撩起甘蔗姑娘下垂的青翠長髮，婀娜舞動，沙沙作響，引動甘蔗園裡的空氣產生對流，達到「換氣」降溫的作用。

陣陣清涼的微風，隨即被舞動著的青翠甘蔗葉引進甘蔗園裡。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滿甘蔗園特殊的氣息，進出鼻孔甚至肺葉，進入血管直達腦門，令人感受到有如清晨乍醒的清爽，身處世外桃源忘我之境。

口渴了，肚子餓了，便就地取材，偷吃甘蔗止渴止饑（當時吃製糖用白甘蔗是犯法的）。我倆坐在甘蔗壟溝用堅硬的牙齒，把一臉黑白相間粉墨登場的粗厚甘蔗皮，一片片地啃下來

，咀嚼著甘蔗的纖維，吸吮香甜味美的甘蔗原汁，使舌頭的味蕾得到滿足。

我們不但比賽看誰吃得快；也爭相比誰的甘蔗渣吐得遠。

蔗園叢林世界到處都有蜂巢、蟻窩、老鼠洞和蛇穴。走在壟窪不平的甘蔗園裡，不時被橫七豎八歪歪斜斜的甘蔗叢絆倒，摔得四腳朝天，倒在甘蔗壟溝爬不起來。不但被銳利的甘蔗枝葉割得遍體鱗傷；更因此驚動蜂巢、蟻窩傾巢而出攻擊我們。尤其是觸動陸軍部隊的紅螞蟻陣營時，千軍萬馬的紅螞蟻立刻全軍出擊，爬滿全身，咬得我倆全身滿目瘡痍，痛癢得哀號震天，呼天搶地的活蹦亂跳。這一來，更驚動土蜂等空軍部隊，立刻「嗡嗡…」的吹起攻擊信號，成群結隊猶如戰鬥機的蜂擁升空而來，與陸軍的紅螞蟻陸空聯合對我倆作戰。

另有專門打游擊戰的吸血鬼黑蚊子，聞到人類的體溫和血腥味，鐵定「食好鬥相報」的呼朋引伴來捧場。頓時令我們陷入四面楚歌，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困境。

更遑論仲夏悶熱難耐的蔗園叢林氣候了，實在是令人髮指，欲哭無淚！

瞬間，天空中的雲層隨著疾風快速的堆疊，陽光也乍隱乍現，一大片一大片的烏雲開始飄過來遮蔽天空，炎陽也躲到雲層裡睡午覺。

低沉沉的天色，暗暗刮起陣陣的強風。接著在連續的閃電和隆隆的雷聲催促導引下，老天爺打開了天河水壩的閘門，將天河水壩裡的水排山倒海的向大地洩洪。

剎那間，萬馬奔騰似地嘩啦啦下起傾盆大雨。這種西北雨來得快，去得也快，真叫人措手不及，使得我倆頓成落湯雞，

渾身濕透。

冷颼颼的疾風挾帶著雨絲，鑽進濕淋淋的衣衫裡，害阮寒甲起交慄恂（ka-lún-sún打冷顫）；小姐姐嘛寒甲直直拍咳嗽（kha-tshiünn打噴嚏）。

閃電一道道地劃過天空，激怒了雷公不斷地咆哮，雨也越下越大了。嘩啦啦地傾瀉在甘蔗葉上，宛如萬馬奔騰似地颼颼呼呼響。四周的雨水快速地流入甘蔗園，淹沒了甘蔗壟溝。原本出來活動的鳥類、野鼠和蟒蛇等野生動物，都競相走避或爬到甘蔗株上去避難。

啊娘喂呀，有夠驚人喔！我倆全身頓成紅螞蟻的臨時避難所。

這時候，小姐姐驚甲規身軀皮皮脞，放聲嚎啕大哭連跌帶爬的跑到我的身邊。雖然我也很害怕，更想哭，但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查埔囡仔，我不能哭，更不能露出懦夫的表徵，只好打腫臉兒充胖子，「假勇敢」的過去安慰小姐姐。沒想到她像一個受到極大委屈的小女孩，不但整個人哭倒在我的胸襟裡，更緊緊地摟住我，猶如摟住她阿母似地不斷抽噎著。我一句話也沒說，雙手把她摟進懷裡，聽她結結巴巴地泣訴著她的害怕。她的淚水混合著雨水淹沒了我的胸口，我感受到她溫熱的呼吸氣息，也感受到她的手腳是那麼樣地冰冷，全身發抖。

摟著抱著，藉著兩人體溫的相乘效果，不但逼退不少寒氣，膽子也壯了許多。

這是一場沒有約定時間等待的戲碼，情節的發展也沒有劇本可供依循。兩小無猜，兩顆純潔的童心，就這樣全身濕淋淋地一直抱著。

這時候，我小小的心靈裡好像聽到自己的聲音：「不管雨

下得多大，會持續下多久；你不要害怕，要積極勇敢地去面對目前的困境，相信總有雨過天晴的時候。」

「雨會停的，雨會過去的。」我告訴自己：「明媚溫暖的陽光總是在風雨之後……。」

一陣豪雨，一陣疾風過後，雖然睡眠惺忪的太陽撥開層層烏雲探出頭來，但時已黃昏。

當我倆準備尋找出口回家時，這才發覺我倆早已迷失在數百甲蔗園叢林裡的迷宮中。

這時候，天色已漸漸地暗了下來。越走越迷亂，越走越緊張，久久破不了叢林迷宮的迷魂陣。

東撞撞，西闖闖；北走走，南探探。眼看天色越來越暗，衝鋒陷陣似地衝撞了大半天，仍然找不到出口。當下小小心靈裡，總覺得下垂的甘蔗葉，像耷耷的頭髮，也像毒蛇的信紅；而剛才的豪雨疾風的吶喊聲，更像是惡意精靈發出的獠笑，四面八方此起彼落，驚嚇得我倆腳步踉蹌，跌跌撞撞。

這一大片茫茫然的蔗園叢林，彷彿永遠沒有盡頭；這一望無際的甘蔗海洋，似乎也看不到岸邊。最糟糕的，這是一個似乎永遠不會醒的惡夢。

四周一片寂靜無聲，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小姐姐又開始緊張得放聲嚎啕大哭起來。這一哭，又引起我的共鳴，我也忍不住想放聲大哭。這時候，我再次告訴自己不能哭，於是趕快強制自己，把驚慌、哭聲合著淚水一起吞下肚子；把眼淚擦乾淨。

「啥人叫你是查埔囚仔？查埔囚仔攏嘛愛比查某囚仔較勇敢！」我告訴自己。

放眼四望一片漆黑，萬物無形無色，甚麼也看不見。蛙鳴蟲叫聲聽起來宛若輓歌；遠處村莊裡的黑土狗「吹狗螺」的狗吠聲，更像「師公」吹牛角的法器「烏…烏…」聲，倍增淒涼。

待心定了，再看蒼穹，隱隱約約出現了星辰。剎時，蛙鳴蟲叫聲全都變成悅耳的樂章；黑土狗的吠聲也變成悠揚的小喇叭手獨奏曲。

月亮姑娘在青蛙與蟾蜍「咯咯…嘎嘎…」的掌聲下，拉開了雲朵編織的序幕，婀娜多姿的走出來主持夜總會；星星小姐也閃爍著美麗的眼睛上了群星會。剎時，蔗園叢林頓成美麗優雅的有聲世界。

月光把剛剛經過雷雨強烈淋洗過的夜空，映照得特別地清新，尤其詩情畫意。

這時候，蔗園叢林裡的田鼠、大溝鼠等夜生活的鼠輩，又開始活蹦亂跳地出來活動。牠們目中無人，十分囂張的不把我們人類放在眼裡。時而有一兩隻大溝鼠自眼前跑過；時而又有一隻大田鼠從腳背上爬過去。遠處更有一隻《雨傘節》和一隻《臭青母》，各自在吞噬一隻大溝鼠和老水雞（青蛙），吃得滿嘴滿臉，到處都血跡斑斑。

「老水雞！囂俳（hiau-pai囂張）無一世人，人講囂俳無落泊的久。恁（lin）水雞仔逐擺攏笑阮蟾蜍是癩蛤蟆，逐隻攏總粗皮凸眼，予人看著嘛會驚。」好幾隻老蟾蜍，躲在甘蔗頭底下探出頭來窺視，並「活該！活該！」的咯咯嘎嘎叫著，彷彿幸災樂禍的說：「按怎樣？這馬（tsit-maa現在）拄（tu碰）著報應啊否，滋味啥款？」

這一切都在啟示，弱肉強食的生物自然淘汰定律。在現實

生活的社會上，人類不也處處演著強者欺壓弱者的戲碼，幸災樂禍地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嗎？

這一幕幕自然奇觀，使我倆看得目瞪口呆，屏氣凝神；更不時地引起小姐姐的尖叫，且把我摟得更緊，更緊。

上帝創造萬物，對立廝殺的現象，令我充滿著驚慌與感嘆：「如能轉暴戾為祥和，轉對立為圓融，轉暴戾為祥和宇宙萬象祥和安樂，這世界不是更美麗嗎？」

稀疏的月光從甘蔗葉的百葉窗間隙灑下來，在黯淡的蔗園叢林裡摸索，不時被橫七豎八的甘蔗株絆倒，也驚動鼠輩蛇類的亂竄。我倆就在這樣戰戰兢兢，步步驚魂的情況下，不斷地繼續摸索探路。

謝天謝地，我們終於在不知不覺中，走出了那一大片渺茫的蔗園叢林，上了一望無際的甘蔗海洋的岸上。

這時候，小姐姐開始破涕為笑，我也如釋重負地深深吸了一口雨後清新的空氣，從心海裡漾起一波微笑的漣漪。

我倆快樂地小手牽著小手，哼著日本童謠，踩著明亮地月光，踏上歸途：

夕焼けこやけて 日が暮れて 山のお寺の 鐘が鳴る
お手手繋いで 皆歸へろう 鴉も一諸に 歸へりましょう。
「夕陽餘輝映出美麗的晚霞，夜幕漸漸地拉下，山上佛寺傳來陣陣地鐘聲，大家手牽著手回去，和返巢的烏鴉，一起回家吧！」

小供の歸へった 後からは 丸い大きな お月様 小鳥
が夢を 見る頃は 空にはきらきら 金の星。

「小孩回家後，夜空掛著又圓又大的月亮，在小鳥開始作夢的時候，夜空也出現閃閃的金星。」

當梵谷遇到雲林的廟宇 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散文類佳作

郭喜斌



郭喜斌

個人簡介》

52年生，私立志仁補校高級部綜合商科畢業，於99年出版台灣第一本專門介紹廟宇裝飾戲文書—聽!台灣廟宇說故事。

曾獲》

99年第六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報導文學) <虎尾二媽廟天后宮的在地故事>

評審評語》

本文是文資保護高手所作，從歷史沿革到老廟彩繪、壁畫、剪黏、交趾燒，希望梵谷畫風轉換、顛覆傳統。

得獎感言》

不管成績如何，我想是應該為自己的家鄉發出一點聲音的時候了。長久以來我們雲林都處於〔被忽略的地位〕。

不管是經濟建設，乃至於農業本命等等，雲林宛如一個不受觀注的化外荒原一般，連自家人也對自家一切，產生一份自卑的心態。

本文以由外向內的角度，用世界知名的畫家——梵谷的畫風和際遇，看待自家的人文景觀——廟宇。以想像的筆調，試著把大家耳熟能詳的景物，給于

一個不同的面貌。我知道這樣的書寫，對於參賽作品來說，不算聰明。但我也不是嘩眾取寵。能得獎，感謝評審委員的垂青，至少證明自己的觀點，沒有脫離現實。

當梵谷遇到雲林的廟宇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郭喜斌

當梵谷遇到雲林的廟宇會怎樣呢？我也在想，如果梵谷生長在雲林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

這個恐怕很難說了，假設性的問題只能用想像的方式來回答，但那又離事實太遠。不過假如有人用梵谷的畫風，來畫雲林的寺廟裝飾，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出現。

你看，在台灣各地的廟宇，主要是歷史演義和戲曲故事居多，再不然就是天官賜福、祈求吉慶等吉瑞圖。小幅作品如花鳥或文人仕女圖，這樣的題材，從坊間出版的梵谷作品畫冊中可以看到他畫的向日葵或鳶尾花。只是梵谷的作品有他很濃的個人特色，不知道住在這裡的人們，能不能接受他那種卷卷的筆觸，和用色大膽又濃稠的色調。

也許吧，假設梵谷也曾活在這裡，可能他的命運也不會產生不同的結局。

雲林是台灣中西部的一個縣份，一個南北交界的地方，從荷蘭時期開始到清朝末年，一直都是一塊不很平靜的邊陲地帶，清朝時代這裡以虎尾溪分南北，以斗六門分番界與漢人的界線。只要發生爭戰事端，現今雲林東邊的山和平原交界處，就是雙方攻防的戰場。從諸羅縣成到嘉義縣過程之間，林爽文、戴萬生、施九緞，和官兵義民攻堅，在彰化縣和嘉義途道中點的虎尾溪一帶，斑斑史料都訴訴那段血淚交織而成的過去。焦土市集、搜庄毀鎮，幾十幾百的庄街市鎮，在一夕之間變成了無人煙的野地。

雖然這樣的一塊土地，依然有人生活在這裡，雖然是一個不很傳統，但又充滿堅持的土地，還是有人不輕言放棄。生活在這裡的人只要肯做，還是可以是一頭生活的很快樂的牛。

「梵谷在二十七歲之前，曾經當過藝術品商人和短暫的教職生涯，之後他在採礦場生活過。在大約二十七歲才開始接觸畫畫。從二十七歲開始到他三十七歲自殺過世這十年間，畫了兩千多幅作品。梵谷在他初期的創作生命裡，大都呈現灰暗色系。直到在巴黎遇見印象派和新印象派，融入鮮艷的色彩和畫風，開始有了他個人的風格。當他在法國亞爾時，作品已經發展成熟。他最出名的作品大約在他生命最後的兩年裡完成。」

在雲林這塊土地，從上個世紀中期開始，念完國民義務教育之後，就踏上人生的旅途，出外往城市去了，當學徒，進工廠，只有年節才回來和家人團聚幾天。

梵谷如果生在這個地方，或許也要面對離鄉的命運。而在雲林選擇藝術，恐怕也要像梵谷一樣，也必需面對現實的考驗吧！但是人不能選擇他出生的地方，人們只能接受，不管你願或不願。也許吧，那才是嬰兒一出生就要哭的道理。

有人為梵谷的作品下了註腳，說他的作品在他活著的時候，沒人要買，等他死後卻沒有人買得起。

在台灣廟宇裡面，雖有知名匠師的大作留傳下來，但能被真正觀注、受到重視的不算多。台北保安宮正殿潘麗水繪於民國六十二年七件大壁畫、台南大天后宮陳玉峰幾幅作品，鹿港天后宮（舊祖宮）的柯煥章師父的「伯牙學琴」和黃天素的「李鐵拐」之外，大都隨著歲月而頹敝。這些名師的作品絕大部份都被塗掉重畫，如果梵谷真的也曾是其中一員，想來也要為他的作品被無情拭去，發出幾聲嘆息吧！

在雲林的麥寮拱範宮可以找到台南潘春源的作品，卻沒受到重視。斗六嘉東里的北天宮有幾件郭新林的畫作，還沒被人發現。

一代琴師一代知音，或許地球上的人類都有同樣的感嘆。知音難尋，但遇上知音之後呢，是不是也會因為某些因素而讓知音反面，變成仇怨呢？梵谷曾經欣喜高更的到來，據說也曾為好友而割耳自殘。

有藝術家個性的梵谷，用生命和熱情畫出來的作品，還不夠換來換來糊口的銀兩。他靠他弟弟接濟度日，那是不是他的無奈或是畫家的悲哀？我們很難想像。

遊走在四方的彩繪匠師，他們雖然偶而會遇到知音，但一般時候，只被業主稱為師父，很少被稱為畫家。就算父子同時獲得美術大賞的潘春源和潘麗水，也曾經為了生活，改作電影看版的生意。有些故事告訴我們，畫家，很多時候連妻小最起碼的生活，都顧不齊全。

在高速的列車上曾遇到一個服務人員，他告訴我，他的爸爸就是一個行走四方的彩繪畫師；可是他父母在他小時候，因為家庭經濟的關係，離婚了，他跟著母親……。簡短的問答，趕路的人急著下車，不知道那個畫師後來如何了。

有心向上提昇的畫師，他們精心創作出來的作品，未必能夠得到業主歡心；如果畫師堅持，可能會讓他們領不到「工錢」。好東西未必符合主人的口味，俗話說「合主人意才是好功夫」。（台灣人對廟宇的「傳統」堅持，有時讓人難以想像，但那些傳統有時卻被冠上神明的意思，而神明是土、木、紙張雕塑出來的。神明降駕，藉人的嘴巴說話，真正的神明，沒辦法開口。）

梵谷的畫，有他的個人風格。梵谷的畫已經替主人的風格命名了，我們不必再強調梵谷的畫很梵谷。但是我們能說某人的畫很梵谷，卻永遠不會成為第二個梵谷，就像老廟，或廟裡的老作品一樣，每件都只能是唯一的一件，消失了，就永遠沒有了。能有的只能是學前人的筆意，學前人的用色。因此，如果有人用「梵谷的風格」為雲林的廟宇作畫，那結果，才是我們想要知道的。看看能不能經由名人遺風的加持，讓鄉親願意回頭，重新看看家鄉的廟宇的美。

又假設，今天有人正準備蓋廟，不，應該說，正在蓋的、準備蓋的，或是蓋好，但是還沒請人在牆上作畫的。可不可以請幾個「師法梵谷」的畫師，畫幾幅梵谷風的作品，看大家的反應如何？題材可以是傳統的，像〈八仙大鬧東海〉、〈李哪吒鬧東海〉、〈劉關張三英虎牢關戰呂布〉、〈朱仙鎮八槌大戰陸文龍〉、〈長版坡趙子龍救阿斗〉等等，用梵谷用的色調和梵谷般的筆觸；如果能夠加上梵谷後兩年的精神狀態，（當然是能畫畫時的梵谷），最好。

可以想像一下，以梵谷卷卷的〈絲柏樹〉當前景，〈曳起橋〉前站個剛毅的猛張飛，拿梵谷某幅〈自畫像〉的顏色，畫曹操的霸氣，將〈食薯人〉的表情用在被嚇死的夏侯傑。天空呢？〈有烏鴉的麥田〉可能不錯。戰鼓連天聲中，讓〈張飛喝斷長板橋〉。戰場上的樹林連著天空，轉啊轉的。被兵馬蹂躪的野草，糾纏不清像不安的大地……。這麼一來或許會讓觀賞者感覺腳底下的土地，好像也動了起來，進而浮起逃離現場的衝動，讓觀眾從畫中線條感覺好像是地牛正在翻身，腳底下的土地正在隱隱搖動的不安。

你也許會說，台灣人喜歡吉祥畫，這種畫面讓人感到不安

，人家不會接受的。再想像一下，那樣的畫怎會讓人不安？畫家用張飛一夫當關，定住了整個畫面，讓整幅作品有了平衡感；再說就算會不安，也是應該的，打仗呢！哪一場戰爭是讓人感到愉悅的，除非戰場發生在遠方而且與我方不相干。

至於露天咖啡座情調，可以拿來畫「竹林七賢」、「李白邀月」，名作向日葵拿來寫「愛蓮」，星月夜用來處理「赤壁夜遊」……，如果真有一座梵谷風格施作的彩繪的廟宇，請媒體大肆報導幾天，應該會有人慕名而來，參觀！朝拜？台灣，什麼人的話都不信，就相信新聞媒體的報導。

台灣人到廟裡的目的，主要是求平安。只要神明靈驗，誰管他廟變成怎樣。房子能遮風避雨，不會在雨天沒地方擺供品、擺放金燭就可以了。裡面那些青斗石石雕，龍柱、壁堵雕什麼東西，不重要。只要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就相信佛祖神明會大大的保佑我家運興旺，至於其他，廟方愛怎麼弄都沒問題的啦！

所以，讓梵谷畫風進入台灣廟宇，好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說是不是？

台灣廟宇彩繪有它傳統的專業技術，這麼說吧，以前畫師用礦物顏料作畫。作畫之前先做打底的工序，「披麻捉灰」。然後「撲粉描線，接著拖線描圖，然後安金上色」最後才又「勾勒墨線」。

後來因為化學顏料的出現，不必讓匠師花時間熬煮桐油調色，有些匠師就不再用傳統工法施作，改用施工快速的油漆作畫。但是不管材料工具怎麼演變，傳統匠師採用的典故仍然使用師父教的那一套，歷史演義民間戲曲，如三國演義和封神演義等等，教忠教孝是最大的主題，偶而出現幾件融合時代的小

作品，如日據時期的風景畫和浮世繪等等，只是近年學院派頗有主導匠師的味道，一些七八十年前出現的大輪船和時代精神的作品，比較少見。至少我們還沒看到在高速鐵路上行駛的列車。以梵谷某個時期的作品風格來說，他喜歡絡黃色，很陽光那種。雲林的廟宇，哪一座沒有金光閃閃的雕樑畫棟；那些木雕作品，用絡黃色來處理這些金光閃閃的構件，以梵谷某個時期極度嚮往陽光的畫風來說，或許會有「夜裡的咖啡屋」那樣明亮的作品來驚豔世人眼光。就算讓梵谷以陰鬱時期的心情來說吧，廟裡正殿大多因為香火鼎盛薰得黝黑，就讓梵谷加點暗色調顏料，把它變成星空下的夜晚。只是，要怎樣才能出現圓圓光暈的星光呢？可能要給梵谷喝一點台灣米酒或是金門高粱，讓梵谷在有點茫又不會太茫的精神狀態下，為他準備好畫布和顏料，然後告訴他，你的朋友高更聽說已經出發要來找你了，讓他的心情好一點。這樣子畫布上面，也許能夠期待，會有一筆筆挑起濃淡不等的黃與白，搭成金黃色的色塊。如果在邊邊加一點褐色，那黃金的質感，應該會更明亮而立體。假設再佐以活潑的酒紅色，或許廟宇常見，那種大紅柱子的莊嚴就會跑出來。接下來，也許還可以把調色版上所有剩餘的顏料沾上亞麻仁油，為畫面再點上幾筆，那應該是樑枋間最常見的垛頭，和簷間的螭虎斗拱，或水車堵裡面的交趾陶和剪黏人物。

畫家對社會底層的人物也很關注，他有可能加上幾筆，畫一個載著斗笠的婦人，拿持清香站在畫面的底角，讓律動的縷縷白煙貫穿整件作品，把一座華麗莊嚴的廟宇和一個農村的老婦人為求家人平安給結合在一起。

至於年代久遠，被香火燻到難以辨識的鰲魚和棟架間的八卦藻井，以畫師敏銳的觀察和對色彩的敏感，相信他也有辦法

把它敷上畫布。在這裡，或許他會在畫面重要的地方，填上一個白髮的老婦人，把裊裊的香煙抖成你我常在廟裡看到的庶民祈禱圖。

潦倒一生的畫家，若不是他對藝術的痴狂，恐怕留不下那麼多的作品給世人，讓大家為他的藝術成就讚嘆。

在這塊土地上，必然存在像梵谷這樣的狂人或痴人。每塊土地必然也有像他筆下的美景，只是沒被重視，未被發掘而已。像他這樣的人們，他最起碼的生活，誰來提供給他。這塊土地的美因為人們沒時間停下腳步欣賞，而忽略了土地的美。畫家畫了那麼多的畫卻養活不起自己。土地養了那多世代的人們，卻沒有人發覺它的美。梵谷至少還有個弟弟，雖然最後因故沒辦法繼續支援他的創作，但他弟弟還是對這個世上留下不少梵谷的畫作。在這裡，畫家會不會因為沒錢買顏料而放棄做畫？我們不知道。但這塊土地，會不會因為沒有人欣賞它的美而不再養活每天踩在它身上的人們？

台灣正在飛。跑在前頭的，忽略了後面追不上腳步的。

當一個地方對外宣稱它擁有全台灣最高的建築物時，低頭卻找不到幾個可以向遠來的朋友說它家鄉的歷史或文化老建築。

高度有了，卻沒了厚度。那些所謂的文化底蘊，到底還有哪個誰，還在乎它存不存在？沒有親身經歷過別人質疑他的家鄉是個沒有文化，沒有古蹟的困窘的人，是不能體會箇中辛酸的。

那年在一個古蹟行腳的場合裡，一個來自雲林的年輕人向上課的老師發問，請教，雲林有沒有古蹟？那個老師想了想後回答，沒有。那樣的答案，讓在場的學員們，以為雲林只有汙

染的六輕和四方跑的流氓。前者是某個時期的當政者決定所造成的，如今帶來的是嚴重的汙染和讓人不安的生活居住環境。後者，是電影宣傳手法給的，並不是眾多的雲林縣民的寫照。但生活在這裡的人，以及出外的雲林人需要更多的文化古蹟和文化建設，建立我們的文化自信。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我們起步的有點晚，但至少有了開始，這是值得欣慰的。

雲林，不是沒有古建築，不是沒有老房子，只是這個社會太迷信新鮮的東西，太迷戀潮流，也太容易相信政客、商人所說的話，和八卦媒體的報導。

古代遺址不被重視，六輕開挖探勘時，發現的遠古時代的遺址，曾被考古專家學者教授視為無可比擬的重要遺址，但在當時主事者無知之下，被犧牲了。雲林縣定古蹟麥寮拱範宮差一點被無知給拆掉。土庫順天宮、西螺廣福宮、東勢賜福宮、古坑嘉興宮、台西安西府（我能把雲林二十個鄉鎮所普查到的老廟都列出來嗎？）……這些擁有老匠師像陳天乞、姚自來、蔣九、陳應彬、陳己堂，王伙艾、王錦木等手藝的老廟，七八十年的歷史，有的可能還更久，至今仍然得不到鄉親的認同、主管單位的重視。誰曉得什麼時候會不會變成荊桐六合仁和宮的下場一樣，在不知何時的一刻，忽然間被拆掉了，花鄉親大把大把的金錢去蓋一座沒有歷史沒有特色的組合屋。那八柱傳統建築的軒亭和小巧的正殿在一夕之間化為煙塵。取而代之的是俗到不行，工廠出產像橡皮圖章印出來，沒有匠師汗水味道的新廟。

所以，有時候還覺得替梵谷慶幸「好佳哉！」，他幸運沒生長在台灣，不然他可能會更早結束他「燃燒的生命」。

但是，難道因為這樣就要放棄了嗎？雲林人有其特殊的生命力，人嘛！離席就等於放棄發言權，不開口頂多只算沉默，

但不表示沒意見。雲林的文化建設會被看見，就像雲林故事館和布袋戲被看到一樣，虎尾厝沙龍的出現，將又是另一次的文化覺醒的開始，就像之前的麥寮拱範宮從瀕臨拆除的命運當中，透過鄉親自我文化意識的覺醒一樣，從虎口搶救下來，雖然到今天還沒看到動工整修，但是至少讓媽祖婆不再淋雨，讓鄉親不必再為媽祖每當颱風來臨的時刻而擔心到吃不下飯。也許吧，如果梵谷知道這些事情，能不能活得久一點？

雲林

新詩

第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新詩評審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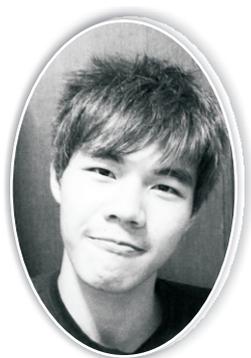
李展平

今年雲林文學獎新詩類，參選作品共計16篇。由於徵文規定50—150行，故敘述詩、控訴詩不少；在國內詩壇享有盛名的吳晟細讀作品後，首先發言：今年參賽詩作品質很好，令他振奮，例如〈致六輕—我看見灰白天空和燃燒的海〉、〈觀蝶四帖〉、〈歉意〉等，對掌握主題氛圍、批判力道纖細、敏銳，皆不輸寫作高手，尤以〈致六輕…〉以內斂敦厚筆觸，形容客體環境變遷，令人心有戚戚。〈歉意〉舉台灣藍鵲、八色鳥等珍稀動物，對棲地橫遭破壞之人道省思，以反諷手法，頗得我心。召集人陳益源教授表示：希望評審就心中1、2、3名及佳作提出具體觀感，以便進行書面評分圈選，避免有遺珠之憾。

致六輕-我看見灰白
煙囪和燃燒的海》

新詩類首獎

戴翊峰



戴翊峰

個人簡介 》

81年生，目前就讀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

評審評語 》

以悲壯蒼涼的詩句，吐露人民的心聲。悲哀的控訴，利如刀鋒。

得獎感言 》

感謝評審們對於我作品的青睞與肯定，讓我能有如此難得的機會發表我的作品。本次得獎作品是以環保為出發點，結合湖山水

庫開發案等新聞事件做為連結，呼籲環境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次者描寫麥寮台西等地域之人文風景，討論六輕煉油廠對當地之汙染與危害。

致六輕

一 我看見灰白煙囪與燃燒的海

戴翊峰

你來，以諾言的方式前來
在這璀璨的土地上
——條列所有
美好的未來
在我珍貴的家鄉

尾隨潮汐的方向
偷偷孕育一方你的國度
撥開蔚藍的海 如你保證
諾言 一定實現
在日子宛如漁業結晶成鹽味的海風
吹向煉油廠 麥寮港
及發電廠裡一些等待希望的
遊子黯然臉龐

（夏天的馬鞍藤匍匐在新生的泥地
風中顫顫抖放著紫色的花）

我以為那是諾言 兌現的模樣
遠方搖曳在馬鞍藤上
在消波塊 在你白色國度之外
一片恰如夢般金黃的模樣
（是兔絲子嗎？）
歲月未來 日子在烈陽下剝落風化
如堆山的蚵殼與蛤蜊
聚於海堤內 腐壞
在消波塊 在你白色國度之外
一片恰如夢般金黃的
未來 只聽見燃燒的汐潮

（於是海在燃燒…）
黑煙瀰漫，我以為
那將是諾言兌現的前兆
人民悲喊 一只只翻白的虱目魚
漁塭泵浦的頻率低沉打入生活
恰若一次次地層下陷
似乎錯誤都無可避免
自開始，結束，不

尚未結束

（此刻，森林正在燃燒）
你是否聽見八色鳥褪色的羽毛？
土地崩毀 砂石紛飛
尾隨野心蔓延
渺小的山 呼喊著渺小
如鳥獸蟲鳴般嬌弱的求救
一直到萬物嘶啞力竭地化作
一灘家鄉的鮮血
朝西奔流
孕育一方你的國度

而諾言遲如矗立眼界
灰白煙囪 浮誇滿嘴毒氣
隨季節的風飄往
家鄉 這璀璨土地上

（遠方有風吹來）
遠方有煙 驚起一群白鷺飛起

機械嘎然作響的風景
一切似乎如往 白日昇往日落的方向
前行著蚵農老舊的鐵牛
趁退潮的河水尚未滿溢成海
摸起蒼白的蛤
收取串串敗爛的蚵
在髒汙的溼地
最後等待清水溪與濁水溪潔白的國境裡
期盼諾言 且無謂犧牲

（秋天蘆葦白化比馬鞍藤更早
獨自搖曳淒涼在黑爛的泥地）
一切隻字未提 你白的國度日漸茁壯
煉油廠 麥寮港 發電廠
那些未曾實現
依舊等待希望的臉龐
依舊黯然…

歲月已往 風聲再也止不住悲傷的白化
蚵殼 招潮蟹 虱目魚

你是否看見一座青山溶成人工的海
浮沉萬物的死屍？
朝西奔流 在那片待及所有溪水淨化的國度
—我的家鄉
唯一璀璨的土地上

尾隨潮汐的方向
你來，污染的河海倒映所有
恰似謊言的承諾
沉默條列
在日子荒涼如一縷秋葦的灰白煙囪

觀蝶四帖》

新詩類第二名

張日郡



張日郡

個人簡介》

74年生，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新竹教育大學中國文學碩士，目前就讀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曾獲》

2005第二十六屆鹽分地帶文藝獎新詩佳作 <南寮風起>

2006九十五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詩詞組優選 <和平是搖滾的一組音符>

2008入選2008青年文學創作數位化作品典藏 <雲入

三義>

2008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新詩佳作<藏匿的島>

2009第六屆浯島文學獎新詩第二名<吾島 . 浯島>

評審評語》

寫蝴蝶，也有寫人生。雖曰「觀」蝶，實際則在體會生命。用喻和觀察均見用心。

得獎感言》

〈觀蝶四帖〉為國藝會補助之創作，十分感謝評審之肯定與鼓勵。然而，此次的作品形式不同於兩年前的〈雲林蝶誌〉，我嘗試聚焦於某幾種特定的蝶類進行書寫，並且運用其特定的象徵彰顯旨趣。是自然的生態，也是蝶的，同時亦是自己的，總會在某些時刻彼此連結、彼此共振，也許這就是「

詩」了吧？

一路從斗南高中、逢甲、竹教大畢業，至今在臺大中文所就讀博士班，譬如蝴蝶幼蟲蛻皮成長茁壯，是父母、師長與一些長輩所提供的「食草」才能如此，暫以此詩獻之，衷心感謝。

觀蝶四帖

張日郡

I、山水蝴蝶

迷途之上，常是如此
在阡陌縱橫的城市，你拍起
雙掌鼓動風，風在
街旁的綠葉經過也輕坐
便利商店，你說
想讓每一片葉都可以背著
一枚一枚蛋黃色的夕陽
嘗試如此——只要隔一個轉角
就能遇見另一個同類
入夜，每一枚理想中的卵
即為隱匿的星光

我不在相片中，那便是在拍照的路途之上……

在阡陌縱橫的你的生活史
看你鼓動風，風在單車的輪軸裡
轉成我們的輪迴

那株讓幼蟲食遍的孤寂的葉脈
 如離鄉人的鐵窗，我說
 想讓每一種思念都有了
 產卵的姿態，絕不可能是飛翔
 常是如此——在鋼鐵叢林裡
 每張匆忙的行人的側臉
 是異鄉的地景，卻也在不經意時
 搬演了童年的山水

II、情人的航線——觀紫斑蝶

「她現在正和我說話，她說風向正確，夜色正美。」

——Beryl Markham 《夜航西飛》

今夜，我們從島嶼南端起飛
 沿著情人般的山脈越冬北返，忽略任何一座
 容易著涼的城市——尤其是對詩意感冒的人們——
 起風時，我們飛，披著星辰與夜
 離開花與美，溪流與淚，以及田野
 由我們飛行的航線產下一道
 一道蜿蜒且昏黃的街燈；黑色的風標是擁抱中

戀人們的費洛蒙，故我們夜航西飛
從腳尖的茂林來到腰際的林內
降下吸蜜的口器，搔癢彼此的蜜源
我們有的是時間過夜
直到我們從垂掛的支幹釣起一顆太陽為止
今夜，我們從情人的腰際起飛，沿著
愛情的曲線迎風加速——越過夜色包裹的山峰——
就能遇見繁星，如情人的臉

III、慈愛的震央——觀石牆蝶

歲月在你的翅翼之上
震出石紋，如同你背著世界
的重量飛行，也許根本不是，我僅是
想念，你駐足於我放學總會路過的公園石階
像祖母曬著陽光的姿態：黃褐色
隔起歲月的壕溝如皺
僅僅只有一次
童年，在山坡上有你
而我哭著喊家，被草環抱的產業
道路一路向下，如淚的溪流，和一張走不出

你年邁的口頭地圖。而記憶早已錯置
慈愛迎頭趕上，你的手譬如
石牆蝶輕拂臉龐返家

IV、生的歷史——觀枯葉蝶

在我掌心收束成枯葉，使我
盈握你最後一季的秋天
還是你正虛擬河流的生命線
供自身吸水，腐果的汁液以及癩般的礦物質
你的口器是否已經吸滿我生的歷史

我們終將離開一座蛹般的森林，等待
一個時候成為落葉。不是手持鐵金剛
飛行的姿勢，也不會是一架迷你版的戰鬥機
降落在澡盆的表面，而
童年僅是一盆容易溢出的水

許多時候，我們總想一片枯葉
便能預知了整個秋天，甚至預支父母的落款

但也許我們只想從頂端飄落
當父親走過的足跡；成為母親在飯後
餐桌上一塊灰色的抹布

捨不得飛

在我掌心收束成枯葉，由我來
訴說最後一季秋天的模樣
如午後鄉間那一條再熟悉不過的巷弄上
祖父母與樹乘涼，然後
我們經過，影子停下——我們的手
已然有了他們臉上歲月的折皺——
在你張翅的時候

歉意》

新詩類第三名

陳素貞



陳素貞

個人簡介》

58年生，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私立崇光高中教師，私立永年高中教師，目前任教於斗年高中。

曾獲》

2010詩人節新詩創作比賽
佳作<端午>

2011詩人節新詩創作比賽
入選<珍珠奶茶>

100年 第一屆杉林溪之美
全國徵詩比賽優選 <石井磯>

評審評語》

以生態入詩，有特點，意象及文字皆到位。

得獎感言》

開啓我對生態關懷的契機，緣於一隻五色鳥。

因「鳥」，我與家人、同事有了共同關注的焦點；因「鳥」，我與學生有更多層面的對話；因「生態」議題，我與社會有更緊密的聯結。

感謝雲林豐富的自然生態，感謝評審看到我樸拙文字下的熱情。

歉意

陳素貞

之一：〈天邊的虹霓共舞—致八色鳥〉

你本夏季嬌客
湖本隱密的竹藪
適合你害羞內向的個性
獨獨繁殖期 用盡力氣呼喊著
領域已定 鳴聲才稍稍收斂
生命的延續且看這一季夏

你與黑琵 已在族群銳減道上
競速 謹慎著
銜著孵出雛鳥的殼與糞便
大老遠丟擲 他 處
蹲地飛起的一剎那
幾是斑斕的蝴蝶蘭綻放
是天邊的虹霓共舞

還是因為湖山岩水庫才洩了底
再怎麼嚴密設防

也無法阻攔他們在偽帳中
守候 只為你的驚鴻一瞥
更多時候你藏得好好的
留下鳥友徒呼負負
望鳥誌「撿蓋仔」的擬聲而躑躅

噤聲地忙進忙出
我知道你數算時間不多了
同伴多年前做了標本
而今育雛的希望又將沒入水底
你想問來年的家該落腳於何處
問題的重量太大
我也無法輕易回答

只能！
為我無法在家鄉留給你一片隱密的竹藪致歉

之二：〈目光天平向你傾斜—致臺灣藍鵲〉

你雄踞樹梢
穿了一身藍色燕尾服

努著紅喙 踩著絳色高跟鞋
亮麗的外表減卻人們對粗啞聲的厭惡
（同是鴉科 烏鴉卻與厄運、聒噪學生）
你一出現 目光天平總向你的方向傾斜

一窩雛鳥有各家幫手護航
你以王者之姿驅逐外客
眾鳥怎能欺近己身？
而野狗再怎麼靈敏的嗅覺也到不了樹梢
比起高蹺鴿蛋毀雛亡的命運
你們用熱鬧築的巢比什麼材質都牢固

反而 豔麗的身影成了宿主
人的欲望寄生其中
吸取國鳥、縣鳥名號的營養
儼然脹破道德的薄皮
密網悄悄撒下
輕盈得泛不起絲毫關注的漣漪

你像朝著透光玻璃猛撞的蒼蠅

掙扎越顯徒然

何曾立在淺山路邊？

身子頓時矮了恁大截

獵人可是誇口了：

「全部買下吧，難得的一家子呢！」

悵然！

為我不能在家鄉留給你一片安全的山林致歉

之三：〈金黃的驚喜—致金黃鼠耳蝠〉

倒掛金鉤俯瞰著大地

你的視界與我所見不同

我的明眼與人保持適當尺度

可常常誤觸別人心情的地雷

你用超音波丈量距離

卻從未竄入人們不可探的禁地

眼的功用也許只適合送秋波

深刻的理解眼睛是聽不到的

你的膚色中少了黑色素
對光產生了抗藥性
從黝黑、潮濕的坑洞
喬遷到葉背、屋樑下
我搜尋起你的蹤跡
仰角處
你偶或現身 我默呼著金黃的驚喜

拜諧音之賜
你長住於廟宇大門
解說人員拿著紅外線筆
指出你隱身的所在
五「蝠」臨門
其實鏤刻的是人們內在的想望

近來 你不再「蝠蝠相連」
樹砍得太多還是農藥灑得太頻繁
我不禁擔憂起你的前景
倒掛金鉤 視界與我所見不同
看清幽居的輿圖了嗎？

最好 你已覓得不受打擾的桃源
只要你「蝠」星高照 傍晚
是不是在我能見的天空飛翔
我願意讓步

仍然！
為我不能在家鄉留給你幾樹安住致歉

行走的速度》

新詩類佳作

陳雅君



陳雅君

個人簡介》

74年生，目前就讀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曾獲》

喜齒文學網第三屆小說獎推薦獎〈百合花苞〉

評審評語》

詩的密度佳，文筆凝鍊。

得獎感言》

寫這首詩時，在思考生命的循環，以及在生命之上，我們稱為「神」，

或者是「永恆」的事物，也僅能和時間並進，甚至無法抵抗時間；但是那些不斷燃燒的時間，它的火灰、影子，卻會再次成為不斷循環的生命之養分…只是詩句仍不夠精采，帶著僵硬，無法更好、更精鍊深入地處理所要說的事物。但很感謝評審願意給目前的我一個受檢視的機會！

行走的速度

陳雅君

（它們經過許多……
現在快要經過我……）

神祇巨大的山
向我走來
穿出一條如蛇的腸徑
抖落塵土後
便看見：

祂的手指向上穿過山
意念繁衍分岔——
那是樹

每支枝桠都有可能，與
不可能
許多選擇
此處凋零
他處萌芽

開花呵氣
墜
落，或者
不萌芽不開花

樹影是一條流動的河
向更低處的山谷
築路，葉脈般
那麼多的行旅路線
我掬水映照一些風景
有些地方則讓別座山裡的人去抵達

這些經過的
或者尚未去達的地方
從不終止燃燒
始終如新的火
在我睜開眼以前
神睜開眼以前
便安靜燃燒
不知道是誰點燃的

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柴火

竊竊私語燒開一個向前的指標
沒有更多選擇了

在山化為塵土
積累為山
樹的花葉謝了又開
遠方的海成為旅行世界的雨
喧嘩的回到樹影裡眠睡
一場千百萬年的蜃樓
它們的旅行是圓
張開眼，又在原點

（它們經過許多
許多也經過它們了
而我正在經過）

只有向前的火
神知道它的把戲

火光抖落的每個小圓灰燼
都有不一樣的臉
祂的手同樣位置的指節
今日開出的花和昨日凋零的那朵
相像卻永不相同
一個可能的萬種結果
在地面流洩為網

神和我走在火光燦燦的道路上
那麼多的果子我只吃了一顆
便暈了
閉上眼的剎那
我看見神的眼睛裡火光炯炯

彷彿有金。

（而我經過了
它們經過許多
火不斷穿越
它的影子是雪……）

何日君再來-紀念
雲林孩子鄧麗君》

新詩類佳作

吳鑾益



吳鑒益

個人簡介》

吳鑒益，生於雲林古坑，居住南投。國立台南師範學院語教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任教於南投縣立南投國小。大三接觸BBS開始文學創作，偶爾寫寫詩和散文。

曾獲》

曾獲聯合報第六屆、第七屆宗教文學獎敘事詩首獎、台北文學獎、菊島文學獎、桐花文學獎、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

評審評語》

作者以五首鄧麗君的歌，作為貫穿〈何日君再來〉動脈，許多生活語言走向具有特殊用途的人工語言；由於隱喻的適度使用，令想像力的領域大為擴展。

得獎感言》

古坑，我的出生地，是個純樸可愛的農村。雖然我已離鄉背井，但現在偶爾會回去拜訪親友。我懷念那些小時候曾佇足遊戲的地方，如今它們都還在。不知是否是長大的關係，我覺得以前的景物都縮小了，彷彿我的青春也已凝縮而不復見。感謝評審，得獎的小驚喜讓我更懷念古坑的一切。

何日君再來

吳鑒益

〈何日君再來〉紀念雲林孩子鄧麗君

在午夜，與妳的歌聲交換
規律的呼吸，交換淨空的處境
處境裡，循著歌聲
晃漾我無足輕重的形體
又是罹病的季節，又是
一樣的解藥，寂寞的夜行者
如介入飛翔與墜落的
玫瑰，伸出美麗而刺痛的
詞藻，那是無法預演的消匿
往往在動人的行板，唱響
無數人的荒年
又是君來的季節，又是
一樣的燦笑，我想與那些
尚未清空的黑膠唱盤
小酌，或乾杯
「來來來，喝完了這杯，再說吧」

一覽無遺的陷溺，如薄霧掩形
如妳不能自己的遷徙
又是在水一方的光影，我走著
拾級而下的青春，一氣呵成的迷霧裡
汲飲妳歌聲裡舊雨初晴的餘緒
收束成記憶的層次不一
聽際遇，如聽那場
闊別的陣雨，獨上西樓
聽出歲月細縷的索引
在黎明，與妳的歌聲踽踽獨行
我尚未收起荒蕪與豐美的唱針
這樣淡定的安排，容易召喚
紛至沓來的面孔，但願人長久
但願離散的人影，都能放肆的
跑回自己的遠方，恣意的
在漆黑的白晝，點亮別人的夢
在淡淡幽情裡割愛
又是君來的季節，又是
一樣記憶的喧鬧，一封情書

被深情的眼神湍急的沖刷
漸漸斑白，與整座黑夜吻合的對照
黑壓壓的思路將要走出
一個人影，就要霸道的獨佔
所有令人心碎的轉角
情節又開始起承轉合了
我尚未收起荒蕪與豐美的唱針
只是哼著妳的歌，攤開時光的單衣
熨平絹印其上的寂寞
耙梳那些，逐漸鮮活的情緒的毛球
遼遠的逸事已漸漸化整為零
排列成齊整的書冊，總有些寫真
從邊緣開始滑落，壓壞生活的摺線
在這君去的季節，我總是習於
哼著妳的歌，在神態各異的夢裡奔忙
去追索穿繞歌聲後，才能抵達的一切

註：〈何日君再來〉〈一封情書〉〈在水一方〉〈淡淡幽情〉〈獨上西樓〉〈但願人長久〉都是鄧麗君膾炙人口的歌曲。

沿著街道走，我的童年》

新詩類佳作

游淑如



游淑如

個人簡介》

67年生，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學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碩士。目前任教於國立屏東女中。

曾獲》

94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96搶救國語文教學設計獎
佳選

96青年文學獎新詩佳作〈
手術室裡的秘密〉

97海洋首都文學獎新詩第
三名〈當愛來時〉

97菊島文學獎新詩佳作〈
我在菊島的味覺地圖〉

評審評語》

結構完整，意象豐富，能夠呈現童年的味道。

得獎感言》

看著延平老街的改變與被保存，心中滿是感激。無論時光荏苒，某些記憶，到底是被封存了！

沿著街道走，我的童年

游淑如

外婆的裁縫車
把延平街車成綿長的一條
記憶縫線
明日的我在這邊
昨日的我在那邊

那邊 母親牽著我
沿著街角 繞進中藥行
靜靜等待
磨八兩粉光蔘
蔘 正慢慢地遺忘
我 正悄悄地找尋
尋找那山之外水之外
一抹香氣 惹過流光
獨自旅行

旅行在碗粿皎白的韻裡
聽每一顆枕過濁水溪畔的

米粒 朗朗吟著
潺潺的詩篇
每一句詩都濕透
鹹鹹的傷口

旅行在青草茶深馥的井裡
記憶乾枯
酥脆如一捆歲月摺疊的
草團
在沸騰中
滾出一圈又一圈
匍匐於舌尖上的鮮景

旅行在晴光裡的豆油醬缸
以輕靈指尖
按下秘密啟動的琴鍵
陽光 空氣 水
黑豆 菌種 糖
激昂地彈奏出一曲
黝黑的纏綿

旅行在市場旁軟綿的肉丸攤
紮實的心事 藏在雲層
一列參差的思念
開出濃濃碎花

我等
粉光蔘全部磨成
被古老的紙張擁進懷裡
外婆壓住老街翻飛的韻腳緊緊車牢
轉身 過街
瀟灑地
把鄉愁穿上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

新詩類佳作

蔡慶祥



蔡慶祥

個人簡介》

76年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

曾獲》

1999台灣全省學生美展決賽/國畫類優選。

2004全國商科學生技藝競賽/網頁設計入圍。

2008韓國大邱ICOGRA設計週/國際學生海報設計競賽入選。

2008澎湖縣媽宮舊城區觀光文化/標語設計徵選第一名。

2008彰化主辦百年全國用動會/標語設計徵選佳作。2009家扶基金會家扶六十週年慶/創意標語徵選佳作。

2009 Yahoo!4A創意/CF廣告影片類佳作。

2011恆春半島國際觀光服務計畫/標語設計競賽入選。

2011奧地利青年奧運選手村/親密空間攝影<Flying in the Dream>

評審評語》

一首環保詩，故鄉、都會化，農地成莊園（豪宅）或者拿著苦膽當食物。作者寫農家的田野很輕、也很親。

得獎感言》

首次獲獎的新詩獻給雲林，降世初見的序幕也是雲

林，生於此，長於此，看著雲林餵養台灣，得到的卻是乾渴的縮減農業用水政策，飽受不平等的經濟利益剝削。一邊吃著農民種的米，一邊用同一張嘴通過了損農害農的決議，農民是嘗盡苦膽的受難者，我總想為家鄉作點什麼，從此開始，我明白了我所能做的事。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

蔡慶祥

智慧型手機中
老 家
只佔地兩個字的記憶體

觸控式螢幕裡
田 地
總比車窗剪輯的來的綠

放在手心的家與田，那麼 輕
但無從雲而來的風，那麼 親
阿爸阿母的

思 念
吹不到這裡

「沒事就別回來」
別 等
過墓紙扎了心頭，才回來

「他們還在等你」

不 語

如待抱的稻穗，垂首不語

當你接聽

別忘了他們一直在這裡

阿爸阿母的

思 念

一直在最近的遠方陪你

歲時犁著皺紋

鄉 情

是捆住雙腳的蜜

古厝插滿遺忘之秧

記 憶

散落成破碎的竹蔭

印著望你牽成的旗，織成稻草人的衣

願你牽成，願你牽成

日日夜夜說個不停

卻那麼靜

那麼靜

田中央長出一幢幢

高大的宅第

每棟繁華的地基，都埋著徵地謀殺的屍體

連接著土地的生命

你的唇即是肚臍

餵飽你的都將被你送離，淪為老朽的棄嬰

無水灌溉無水抽

好似無淚能流的隱喻

用一生緊緊

無境無祈

無期的絞刑

雲哪，雲

您是休耕的糧倉

雲哪，雲

您是罹癌的乳房

在國政的十字路口

倒 臥

輕說，輕說

我渴

我渴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

中華民國94年3月8日

府文展字第0942400105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96年3月8日

府文展字第0962400186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97年2月1日

府文展字第0972400130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98年2月20日

府文展字第0982400316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99年5月7日

府文展字第0992400774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0年3月14日

府文展字第1002400476號函修訂

- 一、為培養本縣藝文風氣，提昇創作水準，並鼓勵本縣之藝文工作者及團體，特訂定本徵選要點。
- 二、本徵選要點自民國九十八年開始實施，獎勵類別分為文學獎、表演獎、美術獎：每類各選出首獎、第二名、第三名，各一名，另取佳作、入選若干。
 - (一) 文學獎：
 1.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
 2.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
 3.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4.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 (二) 表演獎：
 1. 音樂類：
 - (1) 傳統音樂類：每逢雙年辦理。
 - (2) 西洋音樂類：每逢單年辦理。
 2. 舞蹈：每年辦理。
 3. 戲劇類：每年辦理。
 - (三) 美術獎：

1. 水墨、膠彩類：每年辦理。
2. 書法、篆刻類：每年辦理。
3. 水彩、油畫類：每年辦理。
4. 雕塑、工藝類：每年辦理。
5. 設計、版畫或多元媒材類：每年辦理。
6. 故事繪本類：每年辦理。
7. 攝影類：每逢單年辦理。
8.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

(四) 貢獻獎：每年辦理。

1. 熱心參與社區或學校相關藝文推廣活動，足為表率者。
 2. 積極培育子女藝術文化長才，且子女成就卓越者。
 3. 捐助雲林文化藝術相關資源，厚植本縣藝文發展者。
 4. 擔綱文化藝術相關領域志工，深耕藝文園地者。
- 文學獎、表演獎及美術獎選出首獎、第二名、第三名，另取佳作若干名；貢獻獎則選出若干名。

三、獎勵標準如下：

(一) 獎文學、表演獎及美術獎：

1. 首獎：發給獎金六萬元，獎座及獎狀。
2. 第二名：發給獎金二萬元，獎狀乙紙。
3. 第三名：發給獎金一萬元，獎狀乙紙。
4. 佳作：發給獎狀乙紙。

(二) 貢獻獎：贈獎座及獎狀。

表演獎及美術獎得獎者得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安排演出、展覽事宜。

四、參選資格：本籍、設籍、就業或就學於雲林縣之民眾或團體。

1. 本籍：凡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P者，即為本籍雲林。

2. 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前半年設籍於本縣者。
3. 就學：於本縣各級學校就學者。
4. 雲林縣政府核發之各合格立案團體(限表演獎各類)。

五、權責：

1. 主辦單位對所有比賽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宣傳及上傳網路等權利，作者不得異議。
2. 美術獎各類入選以上之作品，有參與展出之義務，於表訂退件日之前，不得要求退件。
3. 承辦單位對參賽(展)作品負保管責任，唯遇不可抗力事件致受損及逾期未領回者不在此限。
4. 凡送件參賽者於報名表上簽章後，視為同意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六、評審方式如下：

- (一) 本府依獎勵類別，聘請各類別專家學者評審之。
- (二) 文學獎、貢獻獎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就書面資料加以評審，其中貢獻獎必要時得要求進行面談。
- (三) 表演獎、美術獎初審由本府審查參選資格，通過初審者進入決審；決審由本府聘請專家學者分別就參選者現場表演、徵件作品加以評審，並進行作品講評。

各類獎項如未達獎勵標準，得由專家學者過半數決議從缺。

獲獎名單專家學者應簽名認證，由本府確認後公布。

七、專家學者應遵守利益迴避，本於公正、嚴謹、守密原則，依下列規定進行評審：

- (一) 不得參選同類別之獎項。

(二) 評審過程及相關資料，均應保密。

(三) 應客觀、詳細、嚴謹填寫評審表。

八、辦理期間：

1. 每年一次。

2. 各類別聯絡人及電話：如附表一。

3. 參賽類別及規格：如附表二。

4. 收件、評審、頒獎等時間：請詳閱附表三。

九、參選作品須屬三年內創作且未曾得獎之作品，翻譯者不予受理，不得有抄襲之情事，各參選作品如有抄襲、重作、臨摹、代為題字、他人加工及冒名頂替之情形或參選資格不符或偽造參選資格者，除參加者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選資格並公布之，三年內不得再參選，已發獎金予以追討。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仍歸屬參選者本人，出版權及公開傳播權則與本府共有，本府並得引用得獎人之得獎作品、照片、影音資料為教育推廣、文宣之用，有發表及印製之權利，不另支稿酬。

文學獎、表演獎及貢獻獎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美術獎經評審未得獎作品先通知退件，佳作以上作品，俟參加本府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函知退件，若逾期未領，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相關說明

- 一、報名簡章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文化處服務台索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三一〇號
- 二、請依報名表格填寫資料，報名參加文學獎者填寫一份並另請影印，共六份；報名參加表演獎者填寫一份並另請影印，共六份；報名參加美術獎者填寫一份；連同參選作品，於各類別收件截止前，文學獎收件期限以郵戳為憑；表演獎、美術獎，請親送或委託專人至本府文化處完成報名手續，資料不全或逾期者，概不受理。美術獎以貨運或郵遞者，亦不受理。
- 三、請依報名類別之規定檢附作品資料，內容不符者不予受理。
- 四、表格欄位不足填寫者，可自行複製或影印。
- 五、得獎者應參加本府所舉辦之後續推廣活動。
- 六、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不得列入徵選或獎勵。
- 七、本徵選活動美術獎特設邀請展，邀請資格如下：
 1. 本屆美術獎各類評審委員作品。
 2. 凡本籍、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前半年設籍或就業於本縣者）或就學於雲林縣之民眾，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由承辦單位通知，請附下列之一證明文件由各類評審委員認定邀請之。
 - (1) 曾獲全國美展、全國油畫展、全省美展、臺北市美展、高雄市美展、臺陽美展、全省公教人員書畫展等，

- 優等以上一次或入選三次以上者。
- (2) 曾受邀擔任全國、全省及本縣美展、兒童美展之評審委員者。
 - (3) 曾獲本縣地方美展前三名三次以上者。曾受邀於國立各美術館舉行個展者。
 - (4) 合於上述條件而有證明者，申請免審查受邀參展(一人一類一件)。
 - (5) 縣籍資深美術家由該類評審認定邀請之。
 - (6) 九十四年起已獲邀請且參加展出者，不須再繳證明文件，直接受邀參展。
3. 邀請資格審查由本府聘請評審審查之。
 4. 受邀請並參加邀展者不得再參加徵件比賽。

附表一：各類別聯絡電話

類 別		承 辦 單 位	電 話
文 學 獎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	圖書資訊科	(05)5340919或 5327613轉104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表 演 獎	音樂類	傳統音樂類 (每逢雙年辦理)	(05)5350572或 5327613轉129
		西洋音樂類 (每逢單年辦理)	
	舞蹈、戲劇類(每年辦理)	表演藝術科	
	布袋戲類(每年辦理)		
美 術 獎	傳統美術類(每年辦理)	展覽藝術科	(05)5340920或 5327613轉111
	西洋美術類(每年辦理)		
	雕塑、工藝、多元媒材類 (每年辦理)		
	攝影類(每逢單年辦理)		
	紀錄片類(每逢雙年辦理)	藝文推廣科	(05)5340917或 5327613轉106

附表二：(1) 100年參賽類別及規格：

項 目		作 品 規 格	說 明
文學獎	新 詩	未曾發表之新詩（50~150行為原則之組詩或長詩）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 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每人作品以不超過2件為限，繳交光碟1份，書面6份。
	散 文	未曾發表之散文（3,000~6,000字為原則）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 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表演獎	音樂類 傳統音樂類	自選曲一首，時間為5~15分鐘以內。	自由選擇曲目 演出皆須背譜 自由選擇劇目
	舞蹈類	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以在地特色文化為主題編劇。時間不得超過20分。	
	戲劇類	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以在地特色文化為主題編劇。時間不得超過20分。	
美術獎	水墨、 膠彩類	裝裱(框)完成後，限長邊不得超過21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1.作品形式及大小應力求方便搬運。 2.複合(連作)作品請附完成作品之照片，標明裝卸過程。 3.各類參賽作品如需裝框，背面應加木板，正面裝用壓克力，一律不得裝用玻璃。
	書法、 篆刻類	限直式，書法連作裝裱完成後，長邊不得超過21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篆刻作品內幅不得裁切分割書寫裱裝 篆刻拓印數不拘。	
	水彩、 油畫類	水彩限對開以上，全開以下。 油畫尺寸20號以上、100號以下為限。 畫框背面須加木板。	
	雕塑、 工藝類	長寬高不得超過150公分，重量不得超過80公斤，請附加透明壓克力盒及木箱，以利展出及搬運。	

美術獎	設計、版畫 或多元媒材類	設計	平面	四開至全開以內(限單幅)	4.易損壞作品，未 用壓克力盒或木箱 裝妥者。請至文化 處陳列館一樓收件 處，另加填切結書 ，否則不予受理報 名。
			立體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限單幅)	
		版畫	八開以上、全開以下(限單幅)		
	多元 媒材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限單幅)。			
	故事繪本類	媒材尺寸文體不拘，不得採用電腦繪 圖，全書內頁不含封面以9頁以上， 作品需裝訂完整。			

◎文學獎，一人一年以每一文體得獎一次為限。

◎美術獎類作品均需精細裝裱完整，不得草率，否則不予收件，每人限參加二類，各類限一件。

◎100年美術獎徵件以「雲林農業」為主題，詳如附表三。

附表三：100年雲林文化藝術獎-美術獎 徵件主題說明

「希望農業，幸福雲林」，雲林以農業立縣，具「農業首都」之美名，為呈現更多元的農業意向，並因應2013年農業博覽會的到來，今（2011）年美術獎徵件作品請融入農業主題，創作出深具農村人文關懷的情感，以下為本年徵件作品的相關規定：

- （一）徵件作品以「雲林農業」為發想，並聯結在地風土民情、人文產業、歷史情感、社區關懷等主軸進行創作。
- （二）「雲林農業」僅為抽象概念，主題不侷限於農村風貌的狹隘範疇，歡迎以多元面貌呈現農業意向，並具自由創作精神、現代詮釋與藝術水平之作品，踴躍送件參與徵選。
- （三）參賽作品如經評審認定不符上述主題精神者，不得進入優選以上之名次。

附表四：各類別送件、評審、頒獎及退件時間表

(1) 文學獎：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8月31日	1.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圖書館三樓圖書資訊科 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 洽詢電話：05-5340919 或 05-5327613 轉104或123 2.參賽資料概不退件，若需退還，請於公佈比賽結果後，由參賽者帶證件親自於同年十二月底至文化處圖書資訊科領取，若逾期未領，文化處不負保管責任。
文件審查	9月1日至 9月30日	
頒獎時間	11月7日 (六)	
退 件	12月31日 前	

(2) 表演獎：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8月31日	1.甄選地點：本府文化處音樂廳，請依實際報名種類演出。 演出順序另行通知抽籤，無法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理。 2.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音樂廳一樓表演藝術科 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13:30~17:00 洽詢電話：05-5350572或05-5327613轉119或129 3.參賽資料請附回郵信封，並貼足郵資，於公佈比賽結果後退件，或同年十二月底前自行至文化處領取，若逾期未領，文化處不負保管責任。
文件審查	9月1日至 9月30日	
演出審查	另行通知	
頒獎時間	11月7日 (六)	
退 件	12月31日 前	

(3) 美術獎：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徵件比賽 收件	8月29日至 9月1日	1.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陳列館一樓服務台 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 08:30~12:00；下午 13:30~17:00 2.洽詢電話：05-5340920或05-5327613轉111或118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00 3.美術獎：參賽作品經評審後，未入選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文化處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公文通知退件後，若逾期未領，文化處不負保管責任 4.請親送或委託專人至本府文化處完成報名手續以貨運或郵遞者，亦不受理。
獲邀參展 收件	9月4日至 9月6日	
頒獎時間	11月7日 (六)	
未入選退 件	另行通知	
入選以上 退件	另行通知	
邀展作品 退件	另行通知	

(4) 貢獻獎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8月31日	1.收件地點：斗六行啟紀念館（斗六市府前街101號）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7:00 2.洽詢電話：05-5340920或05-5327613轉111或118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00 3.參選資料概不退件，請參選者自行存留原作，本府不負保管責任。
文件審查	9月1日至 9月30日	
頒獎時間	另行通知	
退件	另行通知	

評審委員簡介

文學獎—新詩及散文

陳益源

簡介：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講師、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吳晟

簡介：吳晟，本名吳勝雄，1944年出生。世居彰化縣溪州鄉。1971年屏東農專畢業，隨即返鄉擔任溪州國民中學生物科教師，教職之餘為自耕農，親身從事農田工作，並致力詩和散文的創作。

1980年曾以詩人身份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為訪問作家。

2000年2月從溪州國中退休，專事耕讀；並兼任靜宜大學、嘉義大學、大葉大學、修平技術學院等校講師，授文學課程，至2007年6月為止。出版詩集：飄搖裡、吾鄉印象、向孩子說、吳晟詩選。出版散文集：農婦、店仔頭、無悔、不如相忘、筆記濁水溪、一首詩一個故事。

李展平

簡介：男，臺灣省雲林縣人，民國四十一年二月十九日生。空中行專畢業，曾任彰化社教館輔導員、縣政府股長、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推廣組長。現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專員。

楊錦郁

簡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學組、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就讀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班。曾任名人出版社編輯、泰國《世界日報》副刊編輯，現任《聯合報》副刊文字編輯召集人，從事散文和報導寫作並翻譯。曾獲中興文藝獎章、中山文藝獎。著有《嚴肅的遊戲》、《用心演出人生》、《深情》、《溫馨家庭快樂多》等作品。

陳憲仁

簡介：擔任明道文藝雜誌社長近三十年，主辦過二十三屆全國學生文學獎。並獲行政院新聞局雜誌金鼎獎、中興文藝獎章、五四文藝獎、師鐸獎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七屆
/ 李明岳總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雲縣府，
民 100.12

面；22公分

ISBN：978-986-03-1325-3（平裝）

830.86

100028003

第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主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 蘇治芬

總編輯 | 李明岳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電話 | 05-5340919

承印 | 育騰印刷社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100巷25號

電話 | 05-5332266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 100年12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